

F. K. LEISURE LIBRARY
STUDENT
復色 圖書館



張唐



識小錄

上海出版公司印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8 9301B

F.K. LEISURE LIBRARY
 STUDENT
 復光課餘圖書館
 1900012

復光課餘圖書館
 登記號 十號
 類 書號
 捐入日期 年 月 日

上海
 圖書館
 藏書

上海市人民圖書館
 藏書

登記號 26610

類
目

抗戰期內，我在福建永安出過一本雜文，這就是由改進社發行，被列爲現代文藝叢刊之六的勞薪輯。現在這一本，正和勞薪輯一樣，是千字左右的短評，從略論自大之類起，在時間上，緊接上書，只有開首四篇，却是勞薪輯付印時，奉「命」刪去的，這回按照年月，列入編首，我想，當時的福建省政府的「命」，怕已不適用於勝利後的整個中國了，所以重加蒐錄，算是對生書的一點拾遺，也以明一時一地的禁忌，是何等的令人無聊與憤懣。

說起禁忌，我是常不免於感到憤懣的。以我自己的經驗而論，留心檢查老爺的紅筆，很足以看出一點時代的消息。我的第一本雜文推背集付印的時

序

候，中央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還沒有撤銷，書刊出版，必須將原稿送審，其時新生週刊以閑話皇帝得罪了日本的天皇，引起彼時的「友邦」的交涉，上下遑遑，官老爺們似乎忙亂了一陣子。我的原稿久扣不發，等到領回來時，漪歟休哉，凡有提及皇帝的，不管是外國皇帝或者中國皇帝，死掉的皇帝或者活着的皇帝，統統給背上紅杠子，刪掉了。此後，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忽然不見，而查禁的範圍却反而大起來：海天集被華北政務委員會所取締，直到七七以後，投影集也仍不見容於抗戰的政府。這兩次不是爲了皇帝，我看倒是因爲我是百姓，「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於是乎又來壓迫和封閉的。

幸而我還沒有就此悶煞，俯仰歲月，又居然寫了一些文章，使許多人不舒服，從官方的檢查一直到非官方的「詩人」。由於「但書」二例和頭銜一解等篇，使他們恨得牙癢癢地，說什麼「請呀阿是，流態可掬，」給我戴

上一頂拆白的帽子。但是，這其實是不合頭寸的，我一向不戴法國帽，也不執鑲牙杖，要烘托這個「態」字，可又實在不容易。弄到最後，「詩人」只好把別人的事情，和我的文章拉在一起，「雜文家」，「雜文家」的混叫一通，讓讀者以爲他所說的只是一個人，倘有細心的朋友來追問究竟，他就眼珠朝天，板下臉來道：他們總是一個「行幫」呀！

「准此」，在官方的檢查和非官方的「詩人」之間，我又看到了彼此相通的一點。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本軍進佔租界，可以投稿的報刊統統停掉，我就不再寫什麼短評了。直到柯靈兄去主編萬象，除了幾篇小說和散文外，也偶而爲他寫些「閑話」，這就是馬將哲學以後的九篇，其中「名士才情」與「商業競賣」沒有能夠登出，我這裏得來個聲明：這是因爲刺着了先前的文友，當時的「新貴」的緣故。

戲以後十七篇，成於一九四五年八月以後，日本慘敗，中國慘勝，我的文字所得到的也還是一些慘遇。爲了一篇編者告白，竟被擬作「畜牲」，幾乎餓了屠夫的尖刃。除掉憤懣，我又感到萬分無聊。橫在眼前的是一個血海，從檢查官，「詩人」一直到無知的毒胃家，我所碰到的就是這些從前面或者背後飛來的明明暗暗的刀，還有攔腰裏闖出來的，一半認真、一半打諢的西班牙式的俠客……

無聊，我感到萬分的無聊。

發表這些文章的刊物是：世紀風，淺草，草原，宇宙風，奔流文藝新刊，朝花叢刊，奔流新集，萬象，少年讀物，人民世紀，文藝週刊，新民副刊和筆會；有時也間用筆名，隨意署上的有：風子，桑天，仇如山，仇山，王二，仇重，孰諾，韋長，方城，太索，懷三和從洛。

貫穿這四十幾篇文字的是一個偉大的時代，劇變當前，我因此不能不承

認自己的貧乏。清初，徐樹丕以明朝遺民，曾有識小錄之作，又自號曰活埋菴主人，我生於民國，無須遠攀古人，俗語說：「不賢識小」，襲用舊名，正是對自己的一種鞭策，也以抗議三十年來，身所經歷的活埋式的環境。

一九四七年九月二十日唐弢記。

目錄

「乏」的戰術·····	一
文藝大眾化·····	五
再談文藝大眾化·····	八
「雀吃餅」·····	二二
略論自大之類·····	一五
從羅亭說起·····	一八
柏達列夫斯基·····	二一
丑·····	二四
市儈主義·····	二八

「但書」二例	三二
「頭銜」一解	三五
處世小言	三九
結論	四二
再真實些	四五
略論吃飯與打屁股	四八
讓我們笑吧	五一
「排斥異端」	五四
關於人權	五八
馬將哲學	六一
文藝批評與社會批評	六四
「名士才情」與「商業競賣」	六七

隨筆	七
「破門」解	七
謎	八
逃和趨	八
官商頌	八
戲	九
借屍還魂	九
賊與捉賊者	九
從奴隸到奴隸	一〇
蟲鳥之志	一〇
「鏗而不舍」	一〇

尾巴及其他	一〇九
石器時代	一一二
讀畫有感	一一五
變	一一八
「覺有情」	一二一
編者告白	一二四
小卒過河	一二九
舉一個例	一三三
「小市民趣味」	一三七
談批評	一四一
「知識過剩」	一四四
後記	一四七

「乏」的戰術

現在有一句通行的話，叫做「不算舊賬」，對於戰友，這是應該的，自然很好。但一碰到唧唧喳喳，態度曖昧的論客，我以為倒不如看看他的過去——這是他的眼前言行的註解，一看，就更易於明白。窮其根本，正是「明察秋毫」的辦法。

謂予不信，這裏就有現成的例子。

在過去，梁實秋教授是一個文藝批評家，當他還以這「家」的頭銜出現於文壇的時候，先就十分威嚴了。他販賣白璧德的人文主義，捧持莎士比亞的金字招牌，要在「好人政府」的下面，搭造起「藝術之宮」來。自然，這

是專爲着體面的紳士們而設的，決不容窮光蛋去插嘴，因爲梁教授相信「資產是文明的基礎」，「所以攻擊資產制度，卽是反抗文明」，非要大家都閉緊嘴巴不可。然而一面也提供了爬上去的方法，他以爲「一個無產者假如他是有出息的，只消辛辛苦苦誠誠實實的工作一生，多少必定可以得到相當的資產。這才是正當的生活鬥爭的手段。」

但是，有些無產者真的「辛辛苦苦誠誠實實的工作一生」，却還是爬不上去，這就先打了梁教授的巴掌；到得後來，又證明這「藝術之宮」不過是一座空城，並無實物，於是又撕去了梁教授的面皮。他熬住疼痛，披着被打腫了的嘴唇叫道：「你們都是接受了盧布的！」

不錯，這也是戰術，然而「乏」得很。

到現在，梁實秋教授成了與聞國事的參政員，當他以這「員」的頭銜出現於參政會議的時候，也還是十分威嚴的。在五個關於擁護政府抗戰到底的

議案合併討論，決議爲「擁護蔣委員長所宣示全面抗戰，持久抗戰，爭取主動之政府既定方針，今後全國國民應在蔣委員長領導之下，堅決抗戰，決不屈服，共守弗渝，以完成抗戰建國之任務」的時候，全場都舉起手來，獨有梁教授不舉手。一經質問，他就指指點點，吞吞吐吐，就什麼「不能合併」啦，「字面不妥」啦了。但他畢竟是白璧德的私淑弟子，懂得爬上去的法門，所以也知道排擠，說「另有作用」；知道挑撥，說「懷着鬼胎」。但那本意，是在於顧忌「藝術之宮」，反對抗戰到底，是明白的，不過難於說出口來而已。那麼用什麼來洗刷主和者卽是漢奸的罪名呢？他指着主席台頂「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的匾額，說道：「你們看這匾額……」

不錯，這也是戰術，然而「乏」得很

舊賬是不能一概抹煞的，梁實秋之流的意識，固然未必隨着時代進步，連戰術也還是這樣陳舊。「正當的生活鬥爭的手段」是安份地「爬」，則「正

當的「抵抗侵略的手段，恐怕也只有隨順地「降」了。這筆賬，我們還得從頭算起！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文藝大衆化

文藝大衆化早已不應該成爲問題了，然而至今還是一個問題。

首先是在內地的刊物上，有人慨嘆於目前的文學，不能夠充分地流入民間，完成爲時代的使命，於是就又提出了文藝大衆化的口號，引起熱烈的討論，到現在，連號稱「孤島」的上海，也有了激烈的回響了。自然，這一回的提出，由於客觀環境的不同，本質上也有了差別，大衆化問題的核心，是由革命的普羅文學，發展到全民的抗戰文學了。但兩者之間的連繫性，是一貫的，積極的。

組織廣大的羣衆的情緒，使之發生作用，這是文學的任務，也是大衆化

的主要理論。

但可喜的是我們不但有理論，一面也居然還有作品，平劇是久有改良的了，時調小曲已有試作了，新的大鼓詞一篇一篇出現，章回體也經採用。文藝好像真的又交還了大眾。但是，仔細一想，這些並不是新的大眾文藝，却不過是舊形式的利用。以新文人而兜轉於古瓶之中，雖能盤旋自如，但無疑地，這是走了文藝大眾化問題裏的狹路了。

不錯，這也是路，然而狹得很。

我並不是勸人們不要去寫大鼓詞、改良平劇、章回小說，爲了救急起見，在目前，是還可以寫，而且也不妨寫一點的，但我以爲這不過是過渡的辦法，我們不能以此爲滿足，還應該由狹路抄到大路去。新的大眾文藝必須有統一的內容和形式，這根本不容分開，因爲內容總是決定形式的。

要不然，豈不是又要使朱德將軍臉上抹粉，彭德懷將軍走八字步法，

大喊其「來將通名」了麼？這真是化嚴肅爲油滑，使血肉的鬥爭，埋沒於看客的笑聲裏了。

我憤懣於這樣的手法。

因此，我以爲新的大衆文藝必須是簡明的，戰鬥的，以大衆的生活和情緒爲基礎的文藝。一不能使幻想超過事實；二不能使講述多於描寫。而更主要的：必須求內容和形式的一致。

一味以「舊瓶新酒」向大衆塞過去，這不但過於低估了大衆的本能，而且也忘記了教育的意義了。

我們需要真能當得起「大衆化」三字的文藝。

一九三八年八月九日

再談文藝大衆化

利用舊形式已經引起了不同的反響，要解決這問題，首先，必須以文藝大衆化爲着眼點。一離開這觀點，那就無論說得怎樣漂亮，終歸是斷了繩子的汽球，飄飄然，孤另另，倘不破滅，也就永遠和地面隔絕了。

我希望現在不會再有這樣的傾向。

文藝大衆化是一個基本的問題，但所以在目前重又提出，却是爲了適應抗戰的需要。鬥爭的力量必須普遍和深入。既然羣衆的文化水準和過去的新文學距離很遠，目前一時又不能產生許多大衆化的形式，則爲了救急起見，

利用一下現成的舊形式，原也算不得「墮落」的。但這應該是權宜的，批判

的，作爲填補缺口的辦法，一面還得衝出「舊瓶」，建立起嶄新的大衆化的形式來。這正是所謂「過渡」的意思。有人理解成爲「你若不走過這條『狹』路，你永不會走上『康莊大道』」，把舊形式的利用認作是新形式的創造的必經之路，無形中賦與舊形式以絕對的決定性，這看法，無論如何是不對的。

不錯，「舊瓶新酒」的灌注，也許可以使羣衆因此去接近新作品，但即便不用「舊瓶」，大衆化了的新作品是仍舊會被接受的。譬如說吧，「放下你的鞭子」因流動劇隊的演出，而爲農民和士兵所歡迎，可見我們不必一定先有改良的平劇；「義勇軍進行曲」的流行於鄉村鎮市，可見我們不必一定先有改良了的時調小曲；牆頭小說的爲都市工人所傳誦，可見我們不必一定先有改良了的舊小說。自然，上面列款的羣衆是落後的，但他們也一樣的能夠接受新作品，主要的條件是大衆化。

所謂內容和形式必須統一的意思，在我，是指新和舊，進步和落後而言

的。有人以爲「新賢人勸夫」可以仿「孟姜女尋夫」，可是用「哭靈牌」寫慶祝「台兒莊大捷」，那就是變得內容與形式不相對應了。」對於這，我也不能同意。「哭靈牌」的不能和「台兒莊大捷」相對應，是因爲哀傷的調子不足以傳達興奮的情緒，即使形式和內容一律簇新，也還是徒然的。至於「新賢人勸夫」能不能和「孟姜女尋夫」相對應呢？我以爲也不能。例證是穆木天先生的話：

在有一天的歌詠會裏，我們聽到了兩首用舊調填成的大衆歌詞；但是，我們從那兩首歌裏，一點沒有感到新的情緒，「蓮花落」的調子，我們還是感到是「蓮花落」，「小放牛」的調子，還依然是「小放牛」。

——大衆化的詩歌與新調子。

蒲風先生也有「五七言定形律非大衆形式」，「時調小曲非革命性」的意見，其實這豈僅是詩歌的問題，我們是應該加以深切的注意的。

物光課餘圖 借入日期 年 月 日

F. K. LEISURE LIBRARY
STUDENT
復光課餘圖 借入日期 年 月 日
001

然則我們否定舊形式的利用麼？回答是：不，決不。在目前，在新形式還沒有大量地創造出來的目前，我們歡迎牠產生。現在是連漢奸也知道利用舊形式（見宋之的：重慶通訊。）了，我們決不至於胡塗到放棄這舊有的武器，我同意於「這已經是更積極的鬥爭方面的事」的意見，但爲了給予漢奸們以更大的打擊起見，新武器——大衆化的新形式的創造，現在是應該賦與更大的努力了。

日還有一點，我以爲各地應該有一個經常蒐集和輸送大衆化文藝的組織，大量地輸送到前線和後方去。儘在報紙副刊和雜誌

八月二十八日

「雀吃餅」

長腿將軍張宗昌的名字，總還有人知道的吧，這並非功業的口碑，正相反，人們所常常記起的，却是刻在仇恨裏的淫威——一些狂賭濫嫖的事蹟。

在這許多事蹟裏，據說曾經有過這樣的一件：

一天，張宗昌和許多闊佬們在打牌，照例又是大輸了，這中間，手風稍轉，他抹到了一副好牌，一色三翻，聽張是一索麻將：上家打了一張一筒，他就和了下來。一索如何碰得一筒呢？他自己解釋道：這叫做「雀吃餅」。

麻將裏包含着做人哲學，這是早經指出的了。吃，碰，和三點，幾乎道盡了人間的一切。牌勢順時，人家自會把順子嵌當送上門來，你只要看定對

手，張開嘴巴，不慌不忙的吞下去。這叫做「吃」，是按部就班的做人法；機會一好，於是乎就有「碰」，不管對門左右，橫衝直撞，只要打出對子，這就可以「碰」的一聲，劈面攔住，搶過你所要的牌來，這是高竄暴發的做人法。如果說「吃」是順序的爬，「碰」就該是踏着人家脊梁的跨了。能「吃」能「碰」，邊爬邊跨。「和」的希望就濃起來。但也不過濃起來而已，倘使別有靠山，則不妨另尋捷徑，於是乎就有最後的一手：「雀吃餅」。

「吃」宜於掩護，例如一再聲明，說自己埋頭事業，不問政治，彷彿循規蹈矩，其實是早已磨尖牙齒，裝滿肚皮的了：壟斷燃料，屯積糧食，抬高物價，大抵就屬於這一類。「碰」則富於政治的冒險性，一有聲勢，便易惹眼，這回是必須拉破面皮，挺一挺頸骨，決不能躲躲閃閃的了：攜械打家，立「論」賣國，抹鼻登台，大抵就屬於這一類。挖空心思，拚掉生命，那目的就在於求「和」。

但這又爲了什麼呢？

一來過癮，二來，也爲的要裝飽錢袋囉！

目的既已明白，可知「和」不下來的時候青筋暴脹，眼珠突出，拉來一筒，配搭一索，實在是不足爲奇的。力之所及，加以威脅，不「和」亦「和」，強「和」硬「和」，這正是「雀吃餅」的精神。但這一回，可惜搶得檯面，却忘記了估量對手，終於，反而連自己的褲子也被剝脫了。

算盤撥錯，我想，還是再來連打四圈吧。

一九四〇年三月十日

略論自大之類

自負在中國不算一個壞名詞，而自大却是例外的——那是脫俗入雅的法門。

四民之中，穿短衣的工農，赤臂露腿，率直勞苦，都是些粗野的「俗物」，壓根兒無法脫俗的；貿遷有無的是商人，勞務上別有使用者，本身應該歸入於「長襟襠」的一流，暴發以後，玩骨董，弄字畫，頗有附庸風雅的意思，然而書香蓋不了銅臭，縱能脫俗，也不入雅；能夠脫於俗而入於雅，首先得推士——也即現在所說的讀書人。脫，爲的是「未能免俗」，

勿遺失入，因爲他們畢竟還有一點幫閑湊趣的才情。

勿斷絕

勿失期

這才情又正是自大的底子。

自來名士近官，可見要自大，實際上是還得從「事大」入手的，所以讀書人大抵要投靠。權門之有清客，豪家之有篋片，就正是這緣故。下一局棋，做幾首詩，評罵書畫，月旦時人，看機會給主子捧兩句場，雖然肉麻，却也有趣，是這些「事大」的人物的奉上的本領；至於臨下，却別有一副尊嚴的臉孔——這時候他可要自大了——輕轉眼珠，慢搖身軀，說聲「不的」，便已掃蕩無餘。因為他記起了自己的風雅的才情，讀書人的身份。用這來洗去剛才的肉麻。

下人們怎能不佩服呢？我想，古往今來，許多薄負時譽的名士，就正是這樣墊搭起步，脫俗入雅的。

晉朝的嵇康和阮籍，都是脾氣很大的人物，有人以為也含有自大的影子，這其實是冤枉的。不錯，嵇康動不動就要和朋友絕交，阮籍呢，一不小

心，他就會藏起烏珠，送過眼白來，實在令人不好受。但他們其實是一「過着孤僻的生活的作家」，雖自大而並不「事大」，永遠被摒於風雅的門外，只落得一個「狂」字終身的。而且前者還因此送了命。

倘要用一個名詞來概括這兩個人的脾氣，那也許就是自負吧，然而彷彿又並不是。

我應該怎樣說法呢？或者，……不說也罷。終之，像嵇康和阮籍那樣的文人，現在是並不很多的，倘有，也必須加以珍視。因為在上海，多的還是自大而又「事大」的脚色。乾脆去賣身投靠的且不說吧，明知賣身之可恥，却因自大而不能不求「事大」的人們，也總在探頭探腦的跑近「橋」邊去，一個倒葱，於是乎落了「水」。

看，現在他們很文雅的游過去了。

十月廿六夜

從羅亭說起

屠格涅夫用同情的筆觸，塑出了羅亭的典型，一面又嚴格地批判了他，讓他在年輕的娜泰雅——不，應該說是所有的熱情而又勇敢的讀者的前面，顯出了虛偽和卑怯。羅亭，這個知趣識相，談獨立，講犧牲，專以漂亮的言詞打動人心的紳士，當壓力落到他的身上時，他的第一個計劃是：服從。

有誰咀嚼了美麗的言詞的麼？他還得吞下這「服從」的果實去。

在中國，自從有了所謂新文壇，羅亭的靈魂也就依附在這壇上了。先前是一些所謂人權論，既講道德，也要自由，當然更不贊成黑暗，叛態可掬；然而且慢，壓力下來了，怎麼辦呢？「服從命運」。後來又有人提出德謨克

拉西，談談政治，說說閑話，最所反對的是獨裁，慷慨抨擊，有時還簡直帶點殺氣；然而且慢，壓力下來了，怎麼辦呢？依舊還是這一套：「服從命運」。

這一回該是第三次，是一切羅亭型的知識份子的又一次大考驗，但是，情形顯然和先前不同了，羅亭也終於蛻了壳，走了樣。究竟他自己選擇了那一個方向呢？這似乎很難說，因為我們至今還可以聽到「環境關係」和「時勢所逼」之類的表白。

而這又正是逃避的唯一的法門。

不過出現在屠格涅夫筆下的羅亭，是別有可愛的處所的，他至少還有人性。一切發展是都從這人性出發的。時間給他以最大的教訓，到最後，他終於謝絕了別人的憐憫，開始對自己感到疲乏，參與急進共和黨的革命，而犧牲在巴黎的鬥爭中了。

想。

如果羅亭是值得同情的，我們首先應該同情這結果——我禁不住這樣

十一月廿三日

柏達列夫斯基

高爾基極口稱道巴爾札克小說裏的對話的巧妙，其實這只是刻劃典型的手法的一種，俄羅斯作家裏，於此也有不少的成就。其間具有完全而又獨立的個性的，則如果戈理的乞乞科夫，岡察洛夫的阿布洛莫夫，屠格涅夫的羅亭，言語舉止，逼近真實，各各是十九世紀俄國社會裏的某一類型的概括。即使是次要一點的人物吧，也還有個別的特定的秉性，在羅亭裏，當主人公和娜泰雅在亭子裏幽會，互訴相愛的衷情後，屠格涅夫的筆下就出現了一個這樣的人物：

同時紫丁香的矮樹叢分開了，柏達列夫斯基出現。他小心地向四周

看了一眼，搖搖頭，皺一皺嘴唇，鄭重地說：「原來是這樣。應該告訴達爾雅·密哈伊洛夫娜讓她知道。」他隱沒了。

——陸蠡譯：屠格涅夫，羅亭。

在街上，有時我們會看到如下的情形：一隻胖胖的老母狗後面，跟隨着一條毛身光澤的小雄狗，他跑來跑去的嗅着這老母狗的屁眼，有時還用舌尖去舔幾舔，恭敬而又輕薄，彷彿是愛不忍釋的樣子。這位柏達列夫斯基先生就是小雄狗式的典型。他知道逢迎，懂得妬忌，善於博取女人的歡心，和一位有錢的女地主達爾雅·密哈伊洛夫娜——娜泰雅的母親——住在一起，「他的地位是介乎賓客和義子之間」，「很有禮貌，殷勤，十分懂事，暗地裏示着幾分色情」，他會彈鋼琴，有可愛的喉嚨，打扮得很整潔，「細心地修刮他廣闊的下頰，一鬚一鬚地梳剔着頭髮」，同時又喜歡窺伺別人的陰私，打聽消息，是女主人的密探。

這就是柏達列夫斯基先生的一切。

在所有的典型中，我想，柏達列夫斯基也是不朽的一個。姨太太常愛汽車夫，小姐們也會垂青理髮匠，這就因為他們具有柏達列夫斯基的本領，善舔屁眼的緣故。文壇上雖沒有汽車夫和理髮匠，然而柏達列夫斯基是有的，盤鑲鈕扣，黑綢長衫，高領頭，白臉孔，一枝手杖，儼然紳士，但在女人門前，則又殷勤，懂事，「暗地裏示着幾分色情」，週旋於脂粉隊中，自邵××詩人以下，莫不皆然的。

不過抱着一顆妬忌的心，窺伺消息，樂見災禍，這却是上海灘上的文人的技倆，他們只學得柏達列夫斯基的一面，論起舔屁眼的資格來，那該是較淺的一羣了。

十一月廿五日

丑

寫完了柏達列夫斯基，我又記起中國戲台上的一個藝術的典型來，那就是丑。

這幾天，所謂「當代丑角大王」葉盛章到了上海了，以丑角而高掛頭牌，獨擋一面，這好像還是第一次。但他其實是武丑——也即普通的所謂開口跳。例如「巧連環」裏的時遷，「打瓜園」裏的陶洪，嘴巴以外，還需有手脚，用王安石先生的話說起來，就是鷄鳴狗盜。插科打諢之餘，留這一手，正所以濟幫閑之窮的。——但這回却有點像是幫忙了。

幫忙，實際上也和幫閑一樣，無論動手動口，都是抹白鼻子的勾當，暗

地裏受着主子的眼色的指揮。不過接受這指揮的程度是有限的。他們身受蒙養，却並不全聽驅使；雖是打諢，也還得裝做十分正經。這兩點正是丑角的特色，因為必須使人相信他們是英雄和才子。如果一味的搖尾乞憐，諾諾連聲，一面又油腔滑調，逗人發笑，那該是叭兒和輿臺的本相，自始就沒有「丑」意了。倘到戲台上去表演，也定是最壞的角色。

由此看來，則時遷的偷偷摸摸，慣於做賊，高衙內的傻頭傻腦，祇愛採花，既露骨，又過火，都不是丑角的本色。丑角的妙技是在於不動聲色，不留痕迹，而人們一見就明白，更無須任何的說明和註解。

這絕藝往常是只見於有形的戲台以外的。

出現於日報的新聞上，今天就有一個很好的例子。「日汪條約」一經簽定，所謂「中日『滿』三國共同宣言」也就公佈了。這和「條約」裏的「互相尊重其主權及領土」云云，一加對照，妙不可言。「主角」於此發表其類

似解嘲的談話。他以為東北原是中國的領土，「然自九一八以至現在，已經十年了，在這十年中，事實之推移，是人所共見的。所以這次簽訂中日條約，同時發表中日『滿』三國共同宣言，我們從前是同胞，現在是同胞，將來也是同胞。」這就說得多麼正經，然而又何等滑稽！倘不是出色的丑角，我想，決不會有這拿手的插科的。

其在副刊和雜誌上，有時也有類似的演出。譬如說，明明是主張投降的，他却來稱頌抗戰英雄，哀悼陣亡將士，說什麼「誰都有國家，誰都愛他的國家」，自己的偶而投稿，不過是爲了生活，內心倒是非常愛國的，例如現在的這篇文章，就是一個證據云云。這末一着，真令人拍案叫絕。倘不是出色的丑角，我想，也決不會有這拿手的插科的。

然而人們却開始注意他的鼻子了。

果戈理寫過一篇小說，說是八等文官可伐羅夫的鼻子忽然掉落了。臉部

中央只賸下光滑的平面，自己也嚇了一跳。於是登報找尋，懸賞緝拿——却還是毫無下落。他急得幾乎要去投「黃浦」。只好用手帕遮住臉，見人時推說患了傷風，咕嚕咕嚕了。

我們的丑角是並不傷風的，他雖在咕嚕，意思却十分明白。只是多了一攤白粉，以鼻子爲記而已。

十二月一日。

市儈主義

「很少的工作，很少的想，很多的喫。」——這是高爾基替市儈主義所下的定義。

在中國，人們雖不作如是想，但事實却還是這樣的。

自給自足的家庭共產制度社會，離現在是太遠了；以其所有，易其所無，那也不過是流傳的老話。周禮裏說：「商賈阜通貨財」，可見互市牙儈，居間貿利，雖然於今爲烈，其實也是在昔已然。不過那時的情形很不同。在以讀書人爲中心的宗法社會裏，士大夫階級固然看不起買賣的勾當，工農大衆也深以不事直接生產爲可恥，因此商人的地位就很低。孔夫子說道：

「賜不受命，而貨殖焉。」言下頗帶惋惜，他是不滿於子貢的愛做生意的。這大概也是農業民族的特色吧。

希臘羅馬的古代哲學家，也和我們的聖人一樣，菲薄着當時的商賈。他們以為在交易上，利益是不能兩佔的，如果有誰賺了錢，另一方面就必須有人虧了本，所以經商等於謀害，是「殺人一樣的罪惡」。自然，這見解並不合於事理。但也不能不算是一種特色啊。

商賈就在這樣的情形下被大家鄙視着。

爲什麼呢？就因爲他們取巧，投機，愛財若命，以很少的勞力，博取很厚的利潤。自從重商主義抬頭以後，大家收回了先前的鄙視，這現象也就更爲普遍了，浸假而及於讀書人的圈子，這就是市僧主義的由來。

寫幾篇詩文，成一部下作，便自以爲經驗豐富，出人頭地，搭起了作家架子，而這架子竟又可以賣錢，筆頭取巧，志在番餅，這是市僧主義的一

種；拉廣告，辦小報，嫂嫂而住亭子，哥哥常逛肉莊，浮游於人慾的橫流中，羅織穢聞，以投機的手段騙取稿費，這也是市僧主義的一種；亂托名人，濫投稿件，唱完了抗舞臺台上的鬚生，却又去扮演娛樂劇場裏的小丑，祇要是白紙黑字，都可以換得鈔票，不消說，這又是市僧主義的一種。至於賣完文章，兼及靈魂，連爹娘也成了交易標的的一羣，則更在市僧以下，不入此論了。

舊的正在腐爛，原也無須我們的惋惜。可怪的是文化疇人，青年鬥士，也都混沌沐浴，悠然於低氣壓之下。倘不自愛，又怎能擔當得別人的愛呢？我不禁爲他們捏一把冷汗。

十二月三日。

「但書」二例

法律條款上除了正面的規定外，往往還有反面的例外，比如，「搜索婦女之身體應命婦女行之，但不能以婦女行之者，不在此限。」但字以下的條文，普通叫做「但書」，這並非我們固有的名詞，也像仁丹鬍子一樣，它是來自東洋，*Made in Japan*的。

因此在應用上，也正如一切東洋貨般的微妙。

「合作」應該解作「獨佔」，「親善」的釋義是「剝取隣國的土地和主權」，這已經是久已公開的事實了。有時候，我們還能從白紙上看出隱藏着的文字來，而這隱藏着的文字總比一切有形的墨蹟還要壞。說什麼「原則上

互相尊重，彼此平等」云云，就因為它還有附則，還有密款，還有默契，作為補充的說明，也正是「但書」的一種。

補充足以使原意更趨於完全，一面也使它缺陷——打了一個並不很小的折扣了。

法律之有伸縮，就在這既使完全又使缺陷的折扣上。相傳清朝有些「包攬訟詞」的師爺，只要筆頭輕轉，修竄一兩個字眼，就可以出脫或者咬實當事者的罪名。我沒有見過這樣的妙筆，又無從知道修竄的方法，猜想起來，怕也正是「但書」的功勞吧，雖然其時並沒有明定的條款。

這叫做心的主宰，多少方便呀！

在實際應用上，「但書」的未經明定，即使到了現在，也還是如此的。

倘以文場為例，這現象就更為顯著了。出現在批評上的，隨其愛惡，排定正反，套用了八股的爛調。也就以「但」字為轉扭：「很好，很好，……不過，

不過，……」可惜我背不出整段的文章來，能說的倒是一些類似的行爲：

個人主義有點落後，自由主義當然也不夠前進，有誰在這樣的刊物上寫文章，足以引起一致的「惋惜」，以爲這作者也染上了「自我」氣；然而這些替人「惋惜」的先生們呢，却又跑近頑固的營壘，豎起旗幟，大發其詩人的妙論了。這是怎麼一回事呢？原來，在可以使人「惋惜」這一點上，他們自己是躲在「但」字的下面，不在此例的。

然而這却是「但書」的一例。

社會利益應該放在第一位，個人的也真可以不計，有誰因爲別人觸犯了他的「尊嚴」，就「咆哮如雷」，「不管會造成文藝界如何不良的影響，不管如何被他人拍掌稱快，却非得大幹不可，」這確是糟透的人物，非請他「滾蛋」不可的；然而這位請人「滾蛋」的先生，爲了報復私仇，却時時在自己的文章裏埋下暗刺，連別人引用了鸚鵡瀆羽的故事，他也會拉到螳臂

當車去。這又是怎麼一回事呢？原來，在造成「不良的影響」這一點上，我們的論者自己，也是躲在「但」字的下面，不在此例的。

然而這却是「但書」的又一例。

爲了出脫自己，把「但書」貼上額角，從此招搖過市，就可以得到破格的優待，見聞所及，也的確有此一說的。——讓我來認一認你們的額角吧！

一九四一年一月十六日。

一頭銜——一解

吳敬梓在儒林外史的楔子裏，曾竭力替王冕辯白，說他不但喜做官，實際上也的確沒有做過一天的官；而人們却替他加上一個參軍的頭銜，實在是很爲可笑的。這真是文人的見解，脫不了傳統的山林清高的觀念。

不過這裏的所謂文人，範圍是較爲狹窄的，倘以讀過經書爲例，則其中崇拜頭銜，熱中利祿之徒，倒要多過於清貧自守的人物。一部儒林外史就是最好的證據。他們的多方鑽營，拚力獵取，爲頭銜而空耗心力的舉動，實在于帝王們以極大的方便。宋朝的納粟補官，清代的出錢捐班，正是對羸弱點，騙取入彀的好方法。——作爲餌誘的也是一個空洞的頭銜。

不聽見滿口官話麼？那準是「補」得的或者「捐」得的一夥。

民國以來，補捐的條例雖經廢止，補捐的事實却還存在着；又因山林清高的觀念漸被淘汰，環顧官場，頭銜也就越發值錢，成了大家爭奪的目標了。洎乎季世，這影響遂又及於官場以外的文壇，很快的出了一批政客式的文人。

首先當然是獵取。打聽得前輩作家的地址，投刺拜謁，自我介紹，當面一陣恭維，背後幾句批淡，從此擠入行列，總管奴隸，成全了煊赫一時的頭銜；至於掏腰包出書，必須請名人作序，立詩社說教，自己就成爲當然的指導等等，也都屬於這一類。其次是出賣。向副刊投稿，設法托總編輯轉交，以表示自己的能通門路，不然，那就附上履歷，說自己出過幾本大著，經常爲那些刊物寫稿，實在是第一流作家云云，那該是屬於第二類了。出賣便於獵取，獵取所以出賣，頭銜到手，作家做成，滔滔天下，又豈僅「余致力寫

作凡十五年」而已。

不過，能夠施展這種露骨的手段的，苟非身帶「流」氣，那也一定是接近官方的人物。倘或兩個條件都不具備，即使心戀頭銜，也祇能吞吞吐吐，裝成一副似愛非愛的模樣了。我以為這倒是對頭銜的不同的解釋，道出了世態的另一面的。請以新進「批評家」的文章為證：

不錯，創作批評我也曾寫過幾篇，雖則因為自己也打不起一看的興致，就沒有收在這裏。並且，文藝批評也不僅僅是創作批評，其中還包括理論鬥爭和傾向鬥爭。然而，不敢輕於嘗試的我却已經被人帶上『批評家』的榮銜而肆意加以冷嘲熱罵了。

這是說，不寫創作批評也可以成爲批評家，批評家是一個「榮銜」，而加給他這個「榮銜」的人却是「肆意」的嘲罵。他愛頭銜，却又不敢公然接受。好像狐狸看見火盆裏的糖炒栗子，想吃它，却又怕它燙痛腳爪一樣，實

在是頗爲尷尬的。

不過頭銜燙手，自古已然，正不必托諸寓言，它早已是人間的一相了，
阿是？

二月十六日。

處世小言

雜誌上的廣告比報紙上的來得純粹，梅毒尅星，花柳聖藥之類是沒有的，普通的是新書的告白，彷彿也可以暗示一點出版界的趨勢。近兩年來，一翻開雜誌的廣告，最多的是處世教育之類的書籍，聽說這書的版本有十幾種，每種銷到二三版，雖然譯筆低劣，印刷粗濫，却至今還有人要買。

這樣，出版界的趨勢似乎又反映着讀者的胃口。

我沒有看過處世教育，不知道裏面講了一些怎樣的祕訣。但我也有一點彷彿近於無謂的感慨：戰爭連續了三年，國家正在爭取自由，而人們却忽然注意起待人接物的「門檻」來，磨盡稜角，要成爲「的栗滾圓」的人物。我

想，這總不能不算是一個奇蹟吧。

這奇蹟表示着我們精神的冗老，簡直還有點低落。自然，處世是一件難事，要處得「八面玲瓏」就更難。古人會於此再三致意，却還是弄不好，到最後，只得造下一個「世與我而相遺」的境界，把自己塞進去。這雖然是退守，還落得干淨，毋須強裝笑臉，迎合時尚——如現在那些人們之期望。不過這樣的「教育」也並非全沒有。當我年輕的時候，一位老師就曾循循告誡：別人哀戚時不要失笑；對上司的吩咐勿露為難的神色；寫信給人家不應自加標點，否則便使人疑心你在諷刺他讀不斷文章。諸如此類，我自然一一點頭稱是，但肚裏想道：做人真是這樣麻煩的麼？

可惜我還不能「克遵」師訓，所以到現在一事無成，時時要勞動青年鬥士的警告。但我又彷彿覺得，凡大志士，必能高瞻遠矚，孤往絕詣，衝破世俗的羅網，而不為禮數所繩囿，以完成人類的事業。我雖然渺小，却總在金

求闊大，而且希望一切人都闊大。——買一本處世教育吧，「是成名的祕訣，是致富的捷徑！」原來這就是所有的一切，更何況其中還有折扣。我真想連眼睛也不瞟過去。

有誰愛這白紙上的名利的麼？他雖想學習處世，不願意變爲傻子，但在實際上，却成了一個白癡。

相傳嵇康「家誠」，類多「明哲保身」的教訓，其實這只是他憤世的結果，不足以見其大體的。即使確是實話，我們就看看由這「家誠」薰陶出來的他的兒子吧，比起嵇康來，這是一個怎樣大的折扣呢？

我願意中國真有傻子，不營營於禮數的瑣屑。但自然，掄着兩條板斧，不問黑白，一味殺過去的英雄們，是並不在我的鼓勵之內的。

二月廿五日。

結 論

文藝上的有些問題，是必須經過熱烈的論爭，多方的辯難，才能漸歸統一，現出最後的結論的。——不過在中國也常有例外，那就是：雖經論爭，彷彿也十分認真，到最後不過彼此打個哈哈，鞠躬了事，問題呢，却還是一樣的沒結論。大家也並不以此爲希奇。

大衆語的論爭過去了，沒有結論；國防文學的論爭過去了，沒有結論；現實主義的論爭過去了，當然也還是老規矩：沒有結論。這不免使老實的讀者感到惶惑，圓瞪眼珠，張開了鱷魚似的嘴巴：莫明其妙。輕薄的裝了一個鬼臉，却去小報上揚言道：「論爭的雙方是原先約好的，何會有什麼不同的

主張；互相詰難，不過藉此撈些稿費而已。」所以他們的辦法是不予重視，給一個自始至終的冷淡。

這一點，是頗使論爭的人們覺得刺心的。冷淡是一種蔑視，而「撈些稿費」又決不是什麼好名氣。

於是，文壇上就出現了要求結論的呼聲。

在過去，結論的不易建立，大抵是由於論爭雙方的執持，「各以所長，相輕所短」，看別人都無是處。挨到第三個出來做文章的時候，甲固有錯，乙也不對，那末，他自己的該是定論了；然而且慢，攔腰裏又來了第四個，說這第三個的也不好，提出證據，證明他是受了某派或者某人的指使。此後，第五個是辯解，第六個是聲明，第七個是反攻……一直沒有完。豈但「論」而不「結」，而且也越扯越遠了。

但又偏偏來了要求結論的呼聲。

才提意見，已附結論，兒子還在肚裏，名字早掛口頭，這是一兩年來，爲了響應「呼聲」，流行於文藝界的現象。促成這一現象的是一部份專愛隨和的和事老式的論客。就以瞎子摸象爲例吧，摸到象脚的以爲像柱子，摸到象腹的以爲像牆壁；先前，是說這兩者的觀點都不對——雖然他自己說出來的也未必就是。現在呢，事實依舊，口氣却已經轉變了。論客們的意見是：說像柱子的有點對，說像牆壁的也有點對，再加上他自己的「當然」對，結論來了：象的形狀是等於柱子，等於牆壁，也等於……

然而事實還是事實，任憑舌尖怎樣翻都不相干。

要建立一個結論，不但要摒絕拉扯，而且也必須踢開姑息和隨和。——看到最近蘇聯文壇上的文藝論戰的收穫，我不禁起了這樣的感想。

三月七日。

再真實些

小說裏的故事，也像舞台上的戲文一樣，是一向被視作虛構的，所以在「稗官野史」的後面，往往跟着別一句文言的成語：「不足憑信」。這遺風至今還被及於讀書人的談吐，在說話時，如果對方的敘述突出了可能的範圍，他就擺動腦袋，慢吞吞的說道：「小說家言吧！」這就是說，自己並不相信那些捏造的故事。

托爾斯泰不是說過的麼？藝術是美麗的撒謊。

小說內容之不會真實，彷彿是決定的了。其實並不如此的。相對地說來，小說家固然比歷史家更多一層想像的渲染，但也決不是離地三尺，憑空

構搭起來的捏造。它是客觀現實的正確表現。進步的理論告訴我們，藝術文學的定義，是社會意識和對現實認識之用文字來表現的形象形式，所以在筆底的，也必須是「發生的」或者「可能發生的」的事實；這樣，新現實主義的手法，不但要傳達客觀現象，而且必須觸及透過這客觀現象的內涵的真實。

這一點，是任何人都不能捏造的。

現實主義在中國文壇上自始就佔着優勢，雖然每個作家的造詣不同，却都以運用進步方法，作為唯一的描寫的手段。抗戰以來，在文藝部門內，也一樣可以看到勝利的成績，這成績是屬於現實主義的手法的。然而，直到現在，我們的要求也依舊是：再真實些！

描寫士兵英勇作戰的小說是有過了，歌頌民衆踴躍輸將的詩篇是有過了，甚至於刻劃敵軍厭戰的心理，繪狀敵軍思鄉的情緒的，也佔了很多的

篇幅，這一切，當然不能算壞，然而却缺少一種真實的基礎。在客觀條件上，作者忽略了環境的阻力，因為中國的社會還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和民主主義社會的錯綜的組合；在人物個性上，作者又忘記了一個人決不是天生的英雄或者命中注定的孱頭，也還是健康的精神和病態的精神的複雜的組合。如果說鬼的骨髓裏還有燐火，誰能担保太陽裏沒有黑點！

好罷，我們要求再真實些！

杜思妥益夫斯基的小說有點誇張，但這誇張，却又為他的發掘真實的筆觸所掩沒。他以拷問官的姿態出現，「不但剝去了表面的潔白，拷問出藏在底下的罪惡，而且還要拷問出藏在那罪惡之下的真正的潔白來。」我想，在這一點上，現實主義的作家們，是還得向他學習的。我們不能滿意於表面現象的敘述，却要求更深的發掘。

再真實些——這也是尋覓和爭取再正確些的唯一門徑。

略論吃飯與打屁股

彷彿是陀羅雪維支說的吧：中國的皇帝用二件法寶治理天下，一件是米飯，別一件則是板子；他用米飯來養活所謂良民，却又用板子去鞭打莠民的屁股。在這「禮義之邦」裏，大家相信一切壞主意都從屁股裏出來，所以，它才是首先應該挨打的東西。

然而皇帝們又往往找不出真正該打的屁股來。

這結果便是錯打和亂打。以米飯和板子來治理的天下，到底還是斷送在米飯和板子裏，因為他們不但錯打了屁股，凡所養活的，也不過是一羣毫無人氣的奴才——然則又如何會有了不起的作爲。他們填飽肚子，却無非叩一

陣響頭，打幾句官腔而已。有識者則反而斃於杖下了。

這是什麼緣故呢？

就因為人才畢竟還是奴才的對頭。

奴才們雖然不能成大事，然而在討好湊趣，搬弄是非，以殺死人才這一點上，却還是頗有能耐的。無論皇帝怎樣「聖明」，而板子却總得放在奴才的手裏，通過了一切典制條例，國法刑律，祇有他們才是真正的執行者。奴才的功業是永遠和屁股連在一起的：他們一方面給人打，一方面也打人。

年代毫不停留地過去了，一張給塞米飯的嘴，一個挨打板子的屁股。這便是中國歷史的經緯。

而且，板子之在中國，也正像歷史一樣的悠久。《舜典》裏說：「鞭作官刑，扑作教刑。」我們雖然還不知道這鞭扑究竟是一種怎樣的打法，但就現有的文獻看來，要使受者不致重傷，其與屁股有些關係，該是無疑的了。隋

朝改五刑爲笞、杖、徒、流、死，那更是拉開褲子，公然打屁股的開頭。清分板子爲大小數種，大清會典記載監獄裏所用的一種之形狀是：大頭闊二寸，小頭闊一寸五分，長五尺五寸，重不過二觔，以竹篾爲之，須削去粗節毛根，照尺寸較準，應決者執小頭，臀受。這只是給獄犯消受的日用板子，在公堂上，大概是還要厲害一點的。我曾在吳友如所作的會審公堂的圖像裏，看到過這「光榮」的「盛典」，可惜已經記不起那板子的形狀了。

我想，單憑畫面，恐怕是還有一點出入的。

不過板子的形狀雖已忘却，但那塞飽了米飯，站在公堂兩邊的奴才的臉相，却又至今還在我的眼前。畫家傳神，其實時代也何曾不然呢？笞杖已成過去，而奴才則至今沒有絕種。我於此得到一點經驗，自以爲又看出了人間世的真諦的一斑，知道米飯爲什麼要漲價了。

讓我們笑吧

陀羅雪維支是俄羅斯的極有才能的諷刺者，他常用外國的故事，來譏評沙皇的政治，在平淡的事實中，指出矛盾，逗人失笑，他替自己的作品做了一個註解道：「笑吧，爲了要止住哭！」可見這笑，從憂鬱裏散發出來，實在是諷刺的底子。法國的戲劇家 Baumarchais 也說：「我不得不老是狂笑着，怕的是笑聲一停，我就會哭起來了。」

笑，是嚴肅的。

自然，整天裏嘻嘻哈哈，拉開着嘴巴的樂天派，却並不在這嚴肅的圈內。

諷刺是笑的最高的成就。它的本領在於使人失笑，同時也使人深思，惕勵。如果失去了嚴肅的成分，則領受者的一切表情，就成爲對這諷刺的諷刺了，因爲這折扣了原來的意義，使它流於滑稽。

而滑稽則是插科打諢的一種，是笑的情緒的低落。

戲台上敲起堂鑼來了，的當！的當！門帘開處，走出來的是一個手搖板扇，鼻塗白粉的脚色，那就是丑角。丑角是最善於插科打諢的，他常從緊張的場面上出現，緩和情緒，移開注意，「將屠戶的兇殘，使大家化爲一笑，收場大吉。」這就是滑稽的任務。諷刺是壓迫下的產物，而滑稽却是統治階級的幫閑，藉此來疏消被壓迫者的反抗。

笑，永遠含着一種作用，保持着自己的階級的立場。

紳士們撥拾泥污，常向粗人的頭上擲去，總以爲他們的舉止輕率，行動粗魯，十分可笑。就以紅樓夢裏的人物來說吧，劉老老雖然不免鄉氣，但她

終究是樸實的，可是一進了大觀園，立刻成爲幫閑們打趣的目標，顯得狼狽滑稽，幾乎笑歪了賈府的奶奶小姐們的嘴巴，——雖然不免過火了一點兒。

返一切虛偽的尊嚴於真實，是諷刺的笑。

笑是藝術，笑是直覺的深刻的批判。當統治階級的尊嚴發生動搖的時候，人民是不免於失笑的，這就是紳士口頭的諷刺；幫閑的論客們連忙鑽出頭來道：「諷刺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但這回却是打諢，和上面說過的滑稽是一路。

長谷川如是閑說：「藝術上的笑，對於該悲哀該憤怒的事態，並不是一笑了之，而是笑着來對付它的。」讓我們笑吧，這也是一種武器呵！

五月十日。

「排斥異端」

我想講一個故事，却恐怕未必怎樣的中聽。

正當十六世紀中葉，腓力第二統治着西班牙的時候，爲了要禁止人民的思想自由，以及壓制異教徒的活動，他任用了流氓和無賴，在國內密佈羅網，一面又設立異教徒審判所，聽僧侶裁判，以對付一切違反自己意志的人們。他定下這樣的界限：舉凡加入請願鬆懈宗教裁判者，或未曾設法阻止這一請願者，或雖在強迫之下而靜聽宣傳福音的演講者，或曾說過國王無權剝奪各省自由者，或懷疑流血國會是否合法者，或主張服從上帝比服從人更重者，或靜聽此種言論者，都該算作國家的叛徒，幾乎沒有人能完全逃過上

列的罪名；一五六八年二月十六日，他更宣布所有尼德蘭人爲異端，而予以死刑的處分。許多歷史家都認這爲一件奇特無比的事情。

然而結果呢，終於引起了人民的叛變和尼德蘭人的獨立，不久，腓力第二的統治也就因此崩潰了。

凡壓迫，是一定將以反抗爲收束的。

中國的帝王們，在壓迫人民的時候，也常有排斥異端的一手，——不過那並非由於種族的不同。秦逐匈奴，清諱漢滿，其目的只在於鞏固自己的皇

位，從來沒有一點皮膚頭髮之類的糾葛在裏面，所以秦朝用過客卿，清室的

對於洋人，更是恭維惟恐不至，決不敢稍有貳話的。而所謂異端也者，其實下列各

只是一些思想上行動上不肯和統治階級合流的人民，也猶近來之所謂「左派」

或「反動份子」而已。

古法又何必翻新呢？竟還是一意的摹倣！

腓力第二的暴戾的作爲，甚而至於使許多人疑心他的心理的健康，以爲他也許是一個病態的狂人。因爲那羅織，實在遠過於常人的意料。我想，殘虐恰是瘋狂的兄弟，正不必腓力如此的。代替集中營的我們有防空壕，代替密探的我們有特務，壓制異教徒活動的後身是「防止異黨活動」，審判固不必經過法庭，殺戮又何須一定公開。愛國的青年失蹤了，曾經審查的書籍遭禁了，書店和報館查封了，我們幾曾看到半點犯罪的證據。就在這時候，謬托「民意」的刊物上却出現了稱頌秦始皇的文章，說他是「民族英雄」，說焚書坑儒是一種正確的政策，「亂黨和反動分子不坑，那還有國家紀綱麼？」

（民意周刊一六八期。）

「公正」的評論家說道：「我們應該相忍爲國呀！」

但我想，壓迫是一定將以反抗爲收束的。

不論古今中外，「異端」的存在也許真是「仁政」的污點，但這決不是

殺戮所能排斥的。可不是麼？我們還得看看斧鉞以外的天地！

七月十日

關於人權

日報上也提及人權運動了，但大抵加以冷冷的訕笑。據一位編輯的意見，目前的政治已十分開明，如果還要嘩啦啦嘩啦啦，那就準是「別有用心」的「異黨」，而「異黨」之在中國，却又和強盜劫賊差不多。倘能夠殺人放火，還值得拍手叫好，現在祇喊了幾聲人權，實在不夠勇敢，說起來非常小家氣。因為那是十八世紀盧騷喊過的口號，不免要被二十世紀的編輯老爺所齒冷。

自然，這是應該齒冷的。人權云云，的確已經是過了時的東西，正無須我們再來因襲了。不過人民的要求反映着政治的現實，這裏却來了一個有力

的回擊：它說明了中國的政治究竟還停留在那一個世紀，那一個階段上。然則又何從而見其「開明」呢？

我想，現在也還是不去回答吧。

當戰爭開始，由於過度的興奮，我們是有過一個非常樂觀的時期的。彷彿一打了仗，污點立刻洗盡，政治也可以改觀了。雜誌上登滿着揭發敵人黑暗的文章，說是日本的統治階級怎樣壓迫民衆，日本的軍閥怎樣箝制言論，凡此種種，也真是確鑿的事實。然而我們是經不起一點反擊的。倘有一個好事的第三者，跑過來探問道：您先生的貴國怎樣呢？那怕就要臉紅紅的，回答不來了。

我們能說這不是事實嗎？

因為從那時以至現在，在我們自己的領域上，也正開展着慘酷的虐殺和暗暗的謀害，血是流得並不算少的。喊一聲「統一戰線」便是異黨份子，帶

一本新哲學大綱就得終身監禁，更無須提及其他了；我有一個朋友，姓朱，朱是紅的，恰巧他的名兒也含着同樣的意義，老爺們就指這爲赤化的證據，要加以逮捕，他只好星夜兼程，匆匆地逃走了。

我們不怕死，然而我們也總得把死珍視一下的。

在海外，在淪陷區域裏，至今還有不知底細的青年，像潮水一樣的湧向內地去。他們要爲苦難的祖國服役，瞞住親屬，抱着單純的熱情，高高興興地首途了，竟不知在祖國等候着他們的，却已經是斷頭台和集中營。

這又叫人如何沉默得下呢！

人權運動的倡導，是緊對着這些事實的。在這裏，我要鄭重地指出：編輯老爺的所謂「陳腐」，實在是忘記了去摸摸自己的屁股了。

十月三日。

馬將哲學

馬將之成爲「國粹」也，由來久矣。每當午睡方罷，華燈初明，樓前屋後，就可以聽見劈劈拍拍的一陣響，這是每個上海人所必有的經驗，立刻知道老爺太太們又在鉤心鬥角，佈好了陣勢作戰了。故詞人曰：「國家事，管他娘；打打馬將！」實在是頗有先見之明的。

不過馬將的成爲「國粹」，倒也並不單是因爲他有「管他娘」的精神。大約民國十年左右，馬將忽然在歐美流行起來，骨牌外輸，幾乎成了巨額的出口品。歐西各國，出版了許多關於馬將的叢籍。雖然牌上註有「亞拉伯」數字，打起來可還覺得不純熟，於是又成立了比賽馬將的團體，刊行了研究

馬將的雜誌，那些寓居外國的華人，還被僱作打馬將時的指導員，舟車競延，居然成爲第一等紅人了。他們自己說，這是宣揚了中國的「國粹」。

不過馬將的成爲「國粹」，可又並不單是因爲牠能向海外揚威。這一百三十六張骨牌中，還包含着深切的做人哲學，能爲每個人所喜歡，而自有其理論的體系。蓋自盤古——姑且相信有這麼一個人吧——開闢天地以來，一直到我此刻寫文章談馬將爲止，人生大事實再沒有比吃、碰、和三點更重要的了，謂予不信，有仇如山先生的文章爲證：

……吃、碰、和三點，幾乎道盡了人間的一切。牌勢順時，人家自會把順子嵌當送上門來，你只要看定對手，張開嘴巴，不慌不忙的吞下去，這叫做吃，是按部就班的做人法；機會一好，於是乎就有碰，不管對門左右，橫衝直撞，只要打出對子，這就可以碰的一聲，劈面攔住，搶過你所要的牌來，這是高竄暴發的做人法。如果說吃是順序的

爬，碰就該是踏着人家脊梁的跨了。能吃能碰，邊爬邊跨，和的希望就濃起來。（原文見本書雀吃餅。）

需要補充的是：這所謂和，並非就是人生的目的，却只是某一局好戲的段落，因此也仍舊不失爲做人哲學的一種。正當鏖戰激烈，彼此相持的時候，必須嚴守壁壘，力持鎮靜，及至聽張既得，就可推倒積牌，把祕密公開一下，說道：「我要和哉！」以之應世，蓋亦撒手絕活也。

馬將之成爲「國粹」，受人歡迎，此或其主因乎！

一九四三年六月十日

文藝批評與社會批評

彷彿很有人在嚷說文藝批評的缺乏，但我以為在目前這種環境下，社會批評的需要，比起前者來，實在是更為迫切的。

讓我們分開來說說吧——

文藝批評者決不是高居於指導地位的權威，却只是一個細心的嚴格的讀者，也就是一個對於作品的鑒賞和評論有着專門修養的人。他們從作品或者生活中找到幾條通則，再用這通則來解釋作品，來說明社會的現狀和時代的要求，幫助當時或者後代的人的理解，而使作者也能有所採納，以決定其創作的動向的。因此在實際批評的執行上，一個批評者必需從文字的反應中去

體驗作者的創作歷程，去領悟他的動機，態度，以及所經過的情緒和狀態。嚴格說來，要準確無訛地恢復作者的創作歷程，固然是不可能的事。似乎也不應抱有這樣的奢望。退而求其次，是必須熟悉作者的生活，創作前後的環境，作品材料的經驗，然後才能有所月旦，而不至於博士買驢，毫無着落了。所以作者序文，自傳，日記，書信都是這一方面的證件，而為批評者所不能忽略的。

除了上述的證件以外，一個批評者也和一个創作者一樣，還得去應用自己的經驗。因為我們在讀着一篇作品的時候，正是用我們自己的生活經驗來理解作者的經驗的。我們的印象正是兩件經驗接觸的結果。一個批評者的經驗表面上似乎是被動的，實際上却是主動的。因為作品的表現力正是一種反應，它的價值也就是批評者對於自身經驗的評價。因此曾有人說，「所有的批評都是一種自評。」實在是確切不易的。

文藝批評如此，社會批評又何曾不如此！

就眼前的情形來說，社會批評在數量上並不算少，但求一點切中時弊的意見，却就比文藝批評還要難得了。率則不精，原爲理所當然。一件事情發生以後，只要有文章可做，大家就趁隊起哄，東面擂鼓，西面打鑼，吶喊了一陣，結果是烟消雲散，連自己也莫名其妙，打住拉倒了。他們所依據的是道聽塗說，所看到的是畫面浮雕，而自己又別無經驗，不過學得了一點筆頭上的世務，偶而從亭子間裏探頭望望而已。這樣而求其有所論結，實在是難乎其難的。

我因此覺得：要建立健全的社會批評，我們的批評者還得深思實驗，不怕說話，而又必須慎重其隨時的發言。

六月十二日。

「名士才情」與「商業競賣」

早先沈從文先生曾經替海派下過註腳，說是：「名士才情與商業競賣相結合，便成了吾人今日對於海派這個名詞的概念。」當時上海頗有些人反對，同樣寫了文章，把京派大大地挖苦一通。勝負如何，未見分解，因為這還是自來論戰的老規矩：「下回」照例是沒有的。

不過定義終於出來了，何謂海派？曰：「名士才情」加「商業競賣」是。

京派久已變質，現在還是以不談爲是。海派呢，時間是殘酷的東西，這註腳的本身起了變化，牠也不能不隨着動搖了。現在而欲尋求定義，勢不得

不從頭做起。

什麼叫做註腳本身的變化呢？

首先是：商業無須競賣。試看上海那些店鋪，現在一家家都開店是名，囤貨是實，情願清貼開銷，不望顧客跑上門來，否則限價賣出，只得自認晦氣。他們把配給的來源打通了，就像一隻大蜘蛛織好了網，此後只要伏在屋角，靜候時機，把落網的材料吞下肚去，那怕它不大腹皮皮，這是一。其次是：名士不必才情。再試看上海那些文人，今天開會，明天雅集，捧捧角兒，打打馬將，究竟成就了幾許白紙黑字，還不是同樣只要把關係找到了，像一隻蜈蚣似的，利用多足，東奔走，西鑽營，以活動驚名，到頭來只落得一個文人無文，此其二。

有此兩端，而海派也因以變質了。

其實沈從文先生的定義，先就有一個很大的毛病。商人多半瞧不慣文人

的狂態，而文人則又看不起商人的俗氣，「名士才情」結合「商業競賣」，有此說法，却很難成此事實的。所以當時就有人表示異議，以爲「名士才情」是京派的特徵，只有「商業競賣」才是海派的註腳，兩者根本不能結合的，這自然又別成一說了。

不過後一說其實也並不妥善，如果海派的註腳真的只是「商業競賣」，那麼他壓根兒是個商人，既不會舞弄文墨，也無須附庸風雅，對於沈從文先生心目中的所謂海派，可又相去太遠了。

那麼究竟應該怎樣說法呢？

放在眼前的事實是：不競賣的商業再加上無才情的名士，這才是道地的海派。不競賣，因爲他別有依傍；無才情，爲的是他根本不能也不想在這方面用力氣呀！

然則所謂海派也者，其實只是蜘蛛和蜈蚣的混血兒，離開「名士才情」

和「商業競賣」還是很遠的。質之「海」內明達，其亦以爲然乎？

十月五日。

隨筆

說實話，我有點喜歡安特列夫的喜劇，喜歡出現在他戲劇裏的那種深沉的人物，雖然它是這樣不適合於舞台的條件。

在二十世紀的開端，安特列夫是被稱爲俄國文學上的伊凡，卡拉馬查夫的，他是苦悶時代裏的懷疑思想的代表。他覺得人生只是一個惡夢，世界是罪惡和死亡的深淵；當他讀到契爾黎尼 (*Benvenuto Cellini*) 的傳記時，他不禁驚呼：「多麼多的逃亡，凶殺，恐嚇，失却和無意的發現，仇恨和愛！」他的思想披上了灰黑的羽翼。洛加契夫斯基說道：「倘使高爾基是海燕，勝利的歌者，那麼安特列夫便是烏黑的老鴉，叫着『這樣過去，這樣將來』的

戰敗的先知。」

這是中肯的批評。他終於飛入了自己揉成的絕望的世界。

不過，無論安特列夫的結論怎樣不正確，他是終究思索過來的。對於人生，對於交織着光明和黑暗的紛紜的時代，他曾仔細地觀察，深刻地發掘，應用象徵劇的形式，雕出了一些不幸的失敗者——所謂「愛生活的意義甚於生活」的人物。這些人物的心靈失了和諧，永遠在歧路上徬徨；沉重，抑鬱，而又別具一種動人的深意。縱然作者安排下的只是寂寞的命運，正如韋素園所說，「在他的著作中我們還不斷地遇到勇猛的，闖入生活的底裏的人物，在這些人物中我們還可以看出他們的生命力的飛騰。」

死亡和毀滅的底下隱伏着生存的企求。

這方面，我以為安特列夫是倒底還留有高爾基的影響的。他詛咒生活，却並不希圖逃避。下面是往星中裏的一段對話：

越和柴夫：不錯。可敬的天文家，你們天空的事情怎樣？

塞爾該：很好，謝謝你，地上的事情呢？

越和柴夫：不大好，你可以看着。在地上常常有些事做錯，可敬的天文家。時時有人殺害別人，有人哭着，有人出賣同伴……唉，我的腿痛。我們離天體的和諧還遠哩。

塞爾該：那裏也不永是和諧，那裏也時時發生災害。

越和柴夫：多麼可惜……那麼對上天的希望也消逝了。

自然，越和柴夫不過是一個扯淡家，我們且來聽安娜對於老塞爾該的批評，她說，「我不喜歡天文學，因為我不明白地上各事都安排得這麼糟糕的時候，爲什麼一個人能老向天空呆瞧！」瑪露莎還要乾脆，她說，「星辰於我生疏，我不知道誰住在那裏。」而她終於是「我的靈魂像受傷的鳥兒一樣，一再一再地落到世間」了。

勿失期

這該是作者的苦痛的自白。

安特列夫主張近代應有一種「全靈魂」的劇場，戲劇的題材也須從外面的活動移到內部的思想去。這也許是一個太高的理想，然而我們不應該部分的予以接受嗎？

希望我們的劇作家多讀點佛洛伊德！

十月五日。

謠言辯

里巷間流行着一種惡性的疫病：腦膜炎。傳染迅速，真可算得孩子們的大厄。然而別有一種比腦膜炎流佈得更快的，却是因此而起的謠言。

張家生了一個孩子，一落地就說話，提出警告，留下藥方，自己又奄然物化了；李家養着一頭貓，半夜裏忽然學作人言，和主人攀談起來，結果呢，也還是說明逃避劫數的祕訣，乖乖的不知所終了。這收束，說來也真是恰到好處的。「神龍見首不見尾」，自然只有死掉和失蹤。否則，被送到大世界裏展覽起來，衆目昭彰，對證明白，豈非大煞風景麼？

此可見即使是謠言，也自有其本門藝術的。

而中國人又別有一種「姑妄聽之」的哲學，謠言一出，大家就來「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了。於是香灰，井水，烏梅，赤豆湯，紛紛的忙了一陣。萬一嗚乎哀哉，也只能委之天命，却不提防已以自己的生命和鮮血，填飽別人的腰包，養肥一羣搬弄造作，無中生有的人物。因為他們不但使手頭囤貨——烏梅赤豆之類大漲其價，連不化本錢的香灰和井水，也都變成花花綠綠的鈔票了。

點金而真有術，這該是一個好訣竅。然而時間毫不停留地過去了，我們是活在二十世紀的四十年代裏，即使愚昧，總還應有一點粗淺的常識。以情理論，一落地就會說話的孩子，是決計沒有的，倘有，那就多半是神話的世界；能學人言的貓是決計沒有的，倘有，那也必須是童話的世界。而在那兩個世界裏，老鼠太太常在嫁女，蚱蜢先生都會治病，四季之花不謝，快樂之門常開，一生死，齊彭殤，人們呢：長生不老。然則又何至於會有腦膜炎！

事理是可以愈辯愈明的。謠言之所乘，只在於一時的不思索，賢明的心也常爲情愛所蔽哩，且不要以人的本位，迷失在神話和童話的世界裏吧，我的先生太太們！

一九四四年四月五日。

「破門」解

老虎是威嚴的，然而牠却是貓的徒弟。

在我們浙東鄉下，有過這樣的傳說：原來老虎雖然龐大，却一無所能，牠就投到貓的門下去。貓教牠抓捉，教牠撲打，教牠撕裂，最後一件件都學會。老虎心理想，只要擊殺這眼前的貓，自己便可以無敵於世了，於是牠就用力撲過去，貓一蹀上樹，老虎只能在下面仰望着，原來牠還過於心急一點，沒有學會上樹的本領。

這故事大概流傳得很普遍，靈如人們，乃不得不以此自鑑了。所以拳師授徒，據說就留着末一手，叫做「後手拳」，這多半是看家絕技，留以自

用，謹防那些叛門的徒弟的。前些年，在北平教書的學者，上堂授課，甯願東拚西湊，決不講述心得的一門。向他要起講義來，又像守財奴碰着募捐隊一樣，一副尷尬相，所以講義也永遠發不全。自然，這吝嗇是有原因的。曾經有過這樣的事實：偶不小心，一位教授的講義被偷了出去，居然付印出版，堂皇公告，使十幾年研究所得，署上別一個名字，成了他的令徒的大作了。

難道這還不足使人寒心麼？

至於某乙（見周作人文，按：指沈啓无。）之類，在門下執弟子禮，必恭必敬，亦步亦趨，不但文風字體，依樣葫蘆，連吃飯走路，也都是副「乃師」的派頭，真也柔順得可愛的。然而一到登龍有路，則「彼可取而代之」，就不免回過頭來，狠命的踢「先生」一脚了。

老虎和貓的把戲，就常成爲師弟之間的糾纏。

古禮云：「禮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先祖者類之本，君師者治之本。」

天地君親師，在那時，「先生」的地位真也捧得殼高了。然而我們的古文家韓愈却說，「世無仲尼，不當在弟子之列，」一口大話，看低當世無數學者，簡直打翻了他的先生的飯碗。倘使依門分類起來，我想，這位韓老夫子是也應該屬於「叛」黨的。

然則又何怪夫後生小子呢！

以學術思想的差異，師生之間，終至分道揚鑣的，這事情可更多得很。

俞曲園先生不愧爲一代文人，然而幸乎不幸乎，他却碰到了章太炎；章太炎先生不愧爲一代宗師，然而幸乎不幸乎，他却碰到了周作人。因爲後兩位都曾謝其本師，正是叛門的例子。超越師宗按理說是一個進步，與負恩背親不同。然如某乙之流那里懂得這些，儂薄文人所看到的只是表面，得意忘形，就不免踢上一脚，自然而然的學了樣了。近來怪事正多，這一點，我看是

足爲奇的！

四月十日。

謎

中國是一個謎。中國的人民一向過着猜謎的日子。

周秦遠了，這裏且不去深究吧，漢的諧謔，魏晉的離合，唐朝的廋詞，大抵就是謎語的前身。到了兩宋，爲耍粉飾太平，「縱市民之行樂」，這風氣就大大地盛行起來，最熱鬧的是元宵。東京夢華錄云：

正月十五日元宵，大內前，自歲前冬至後，開封府綬縛山棚，立木正對宣德樓。遊人已集，御街兩廊下，奇術異能，歌舞百戲，鱗鱗相切，樂聲嘈雜十餘里。……其餘賣卜，沙書，地猜，奇巧百端，日新耳

目。

這大概就是後來的燈謎的由來。

但其時是還有許多花樣的，論名目：詩謎，字謎，戾謎，社謎；論謎法：正猜，下套，走智，橫下，問因，調爽。體制之繁，實在爲後世所不及。等到金人南下，卻特繼起，這盛舉，終於隨着趙家天下，一股腦兒的亡掉了。

此後最爲流行的是推背圖。

謎是以點綴承平開始的，蘇東坡黃山谷他們就出過一部文戲集。到了異族入主，人心搖盪的時候，大家又來翻查推背圖，諉一切於定命，要從六個連圖帶字的謎語裏，猜出這四千年古國的前途來。

猜，猜，猜，大家就猜着過日子。

我們是久矣乎沒有承平可以點綴了，然而猜謎的本領却在日見其擴大，主要的自然是生活的磨練：謎語的加多。明明說幾時開始發給戶口米，却忽

然惹了期，是主管的「老爺」生了病？或是爲他的尊翁做壽，做得忙不過身來吧？這自然是一個謎，大家就胡亂的猜一通。明明說某物有了限價，嚴厲執行了，却忽然又自動取消，是什麼「經濟政策」？或是算了半天，終於算錯了成本吧？這自然也是一個謎，大家又胡亂的猜一通。路警是維持交通的，却往往成了交通的阻礙。官吏是自稱公僕的，辦起事情來却是儼乎其然的主子。這究竟怎麼個攪法呢？自然也還是一個謎。

大家就側着腦袋，猜，猜，猜的一直猜下去。

結果有猜中的，也有猜不中的，妙就妙在這一點。如果統統猜不中，誰高興再來猜；如果個個猜中了，你叫那些大人物怎樣去製造他們的謎語呀！

謎語在這個社會裏是無上的統治。

然則又何必說漂亮的「海話」呢，我們還有這許多疑問號。

十二月十日。

逃和趨

美國斯庚那女士著的兒童劇裏，有一篇題做青蛙教授的講演的，說是有
一天，青蛙教授率領着一羣青蛙和蝦蟆，出門去散步了，牠們跑近池塘，看
見一個孩子躺在土屯上，又白又胖，懶洋洋地望着天上的白雲。青蛙教授跳
過去，動手檢驗，覺得是很好的標本。於是便扶正眼鏡，攤開講義，向小蛙
講演起來，牠開導說：

諸位，這是一種動物的標本，我們稱做人蝌蚪的便是。大家看他的
長腳，（牠用一根棒指着孩子的腿。）這大約是給他做護身用的。因為
這種東西有着頑劣的脾氣，時常遇見困難，假如沒有逃走的本領，恐怕

早已絕了種了。

這也確乎是對人類的挖苦，不僅孩子才然的。

逃，作為應付困難，常被當作簡便的方法。消弭須動腦筋，抗拒又費力氣，此所以三十六策，到底還是走為上着，算起來只有溜之大吉了。說海話的闊佬，愛吹牛的小廝，一到大勢已去，西洋鏡有被拆穿的危險，還有不別轉屁股，夾着尾巴狂奔而去的麼？

這時候，委屈的只是腳底皮而已。

不過兒童世界是單純的，一碰到實際的社會，却就複雜多多了，所以嘲笑也必得有一定的限度。逃之可笑，只在於這逃走的對象：將軍長腿，拳師滑脚，一想到先前的威風，確也足為蝦蟆的標本。如果他原是弱者，或者尙圖恢復，這就又當別論了。水旱的年頭逃荒，兵亂的時節逃難，窮人逃債，志士逃獄，逃利祿，逃婚姻，逃暴君的專制。浮世既多黑暗，舉目茫茫，而

所望惟遠。我想，青蛙教授的教棒是很難指上腿去的。

爲什麼呢？

就因爲逃也還有分別的緣故。

和逃相反，作爲腿之另一用途的，則是趨。古行叩拜，奴才之於主子，卑職之於上官，一經見面，必須偃腰低頭，疾趨三步，這才一聲大人，撲的跪了下去。趨，在或種意義上正是進身的先階，是攀附的捷徑，彷彿倘要發迹，真須練習腿勁似的，小步迅行，遂成爲被畜養者的絕技了。此所以座上清客，門下文士，大抵都懂得這功夫。

而且還由此風行於一時。

齊朝的士大夫勸子弟彈琵琶，學鮮卑語，「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無不寵愛」，這真是「趨」派的祖師。後世「君子」的捨逃而趨，正是盡腿之用，很足以訂正青蛙教授的講義的。

四月二十日

官商頌

柴米又在漲價了。旅居上海二十年，生活威脅，從來沒有像近來這樣使我恐慌的。燈下披卷，頗想找些精神食糧來調劑調劑，明知難填飢腸，或者可以使心神安定一下吧，不知怎的却記起魯智深醉打山門裏的唱詞來：

漫搵英雄淚，

相辭處士家，

謝慈悲剃度在蓮台下，

沒緣法轉眼分離乍，

赤條條來去無牽掛；

那裏討煙簍雨笠捲單行，

一任俺芒鞋破鉢隨緣化。

這確是一種理想的生活，簡直比希臘哲人狄奧琴尼斯的還徹底。有時候我真想投奔到五台山上去，覺得這樣倒能減輕一點負擔的，可是你聽，我的孩子又在嚷餓，而老婆却咕嚕着，說是米缸早已見底了。

我又幾時能夠六根清淨呢！

在目前這樣社會裏，我覺得只有兩種人是幸福的，一種是以掠奪爲生的強盜，一種便是有緣可化的和尚；我又覺得在目前這樣社會裏，幸福是永遠屬於兩種人的，一種是強盜型的官老爺，一種便是和尚型的商人。官以威脅，威脅便於榨取，所以他能夠搶；商以利誘，利誘便於術欺，所以他能夠騙，榨取者近於霸，術欺者近於柔，雖然方法不同，結果却彼此都一樣：鈔票落入袋裏了。

這還不是強盜與和尚的變相麼？

左傳裏說：「竊賄爲盜」，聽起來確乎不是一個好名目。然而且不要迂下去吧，「衙門八字開，有理無錢莫進來！」這正是官盜的匯合，古之平民，早已替我們留下一條真理了。至於和尚的態度却要緩和些，見性成佛，願者上鉤，拜懺可以消災，投機卽能獲利，「回仔羅，普彌耶吽！唵耶吽！」老和尚口頭的鬼話，一到了大腹賈的嘴裏，也無非搖身一變，成爲二十世紀的「市場學」而已。

雖然柴米漲價，其於官商何有哉！

不過以魯智深而論，他雖然出過家，落過草，名義上是和尚而兼強盜，萃商人與官老爺於一身。然而他還保持着人性，劫富濟貧，破戒犯規，一面却超出強盜與和尚的疇範，所以他只好留下狄奧琴尼斯式的哲學，背着鐵禪杖，到處漂流去了。

幸而他是八百年前的古人。

八百年後，做不成強盜的便做竊賊，有時候不免偷偷摸摸；一等到連和尙的資格都失掉時，那就沿門托鉢，流爲實際上的乞丐了。這便是今日薪水階級的命運，不能不使人歎息的。

十二月十九日。

戲

不料現在竟還是封神榜式的世界！

豎一面旗子，僱幾個大漢，自稱什麼什麼，於是就製定番號，掛出光怪陸離的招牌，橫衝直撞的幹起來：這邊是「金光陣」，那邊是「混天綾」，中間就夾着一羣眼睛翻白，被弄得莫名其妙的老百姓。自然，既曰「奉令」，是必須顯點神通的，貼標語，搶地盤，……遠遠看去，確也像是碧羅天上的人物。然而且慢，最高當局的手令下來了，證明他們並非正道，只是一些趁隊起哄，隨風泛起的沉滓。經不起一點打擊，就立刻顯出原形，化陣清風，紛紛的消滅於無形了。

這是戲，幸而收場得早。

不料現在又還是西游記式的世界！

黑風山上的熊羆怪，芭蕉洞裏的牛魔王，濯垢泉中的蜘蛛精，么魔小醜，形形色色，憑着一點諂媚外的手段，出賣民族，危害國家，以此來攫取權勢和錢財。那罪惡，在人耳目，也在人記憶的。剪除奸宄，律有明文，終該是毫無疑義的吧。然而且慢，法寶施展出來了，搖身一變，或者改個姓名，或者寫篇文章，就這麼抹去劣迹，忘盡廉恥，居然又腸肥腦滿，搖搖擺擺的擠入愛國的隊伍，自以為得其所哉了。

這自然又是一齣戲，但我看也未必能夠做得久長的。

做得久長的倒是舞台上的假戲，我說假戲，指的是由伶人扮演的一種。

雖然假，却反而認真；爲了要像，又必須存其事實。吟味起來，這倒是比較可信的。科班學戲，不但要吊嗓子，隨唱腔，練念白，講身段，連臉神眼

波，台步手勢，也都得還你個出處，不許有半點含糊。因爲他得提防台上的翻場，台下的倒采。即使龍套繞場，也還有一定牌子。決不是豎面旗子，唱聲高調，便可以自造來歷的。

戲，要做得像，也委實不容易。

然而我又恐怕現在終究不是做戲的時候。與其跳跟，不如冷靜；與其奔走，不如反省。封神榜上的英雄，西遊記裏的妖魔，放下你們的幕布吧，此刻是終場的時候了。

一九四五年九月六日。

借屍還魂

我們有過一陣抗戰八股，現在又多了一種，那是八月十日以後出現的，名曰：勝利八股。

徐靈胎先生在洄溪道情裏，曾經痛罵八股道。

讀書人，最不濟。爛時文，爛如泥。國家本爲求才計，誰知道變作了欺人計。三句承題，兩句破題，擺尾搖頭，便是聖門高弟。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漢祖唐高是那朝皇帝？案上放高頭講章，店裏買新科利器。讀得來肩背高低，口角噓唏，甘蔗渣兒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負光陰，白白昏迷一世！就教他騙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氣。

考八股之爲物，形式方面既須守種種限制，內容又要替聖賢立言，不能跳出規定的範圍。所以做來做去，就做出：「天地乃宇宙之乾坤，吾心實中懷之在抱，久矣夫千百年來已非一日矣」之類的妙文。這是非加以排除不可的。以八股取士的盛舉，終於和清的社稷，一齊淪亡了。

然而八股的精神却沒有死。猶之乎魯迅先生鎗斃了阿Q，而阿Q却至今還活着一樣。所以起先有洋八股，其後有黨八股，抗戰發動，又出現了抗戰八股，這一回是第四遭，算起輩份來，該是最小的一代——我希望牠也是最末的一代。

還記得大家譏刺抗戰八股，反對「人云亦云」的時候，「我的朋友」屈軼先生，曾以「單純的憧憬的力量，有時反超過於多疑的透澈了解」爲理由，建議廢除抗戰八股一詞，以免把羣衆的熱情壓下去。爲權宜計，對這張，我是舉手贊成，完全同意的。然而時過境遷，當前的情形可就不同了。

抗戰是艱難的工作，必須號召大家來努力，因此而喊幾聲口號，做幾篇八股，也不見得會有什麼大害處。至於勝利呢，勝利是毋須號召的，雖然此後也還是悠長的艱苦的路——那是爲了建國，需要切實的苦幹的精神。

可是八股的幽靈却又暗暗地出現了，勝利！勝利！牠又借尸還魂，盤踞在每一個方塊字裏，以一種得意的姿態狞笑着。

我希望自己的文章不至於成爲罵八股的八股。雖然時弊未去，也只能就此打住了。

九月八日。

賊與捉賊者

人在無聊的時候，最喜歡胡思亂想，我就想起一個這樣的故事——

有個積年的竊賊，在某天晚上，又去光顧人家，嘗試着自己的命運了，一不小心，在行竊時絆倒一座大板凳。主人從睡夢中驚醒，一躍而起，大呼捉賊，四鄰全都拿上火把，叫囂着趕過來。做賊的一時逃不脫，他就反身投向捉賊者的隊伍裏，手指前面，叫道：捉賊！捉賊！別讓那壞蛋躲到黑暗裏去！當大家一窩風向前時，他却偷偷的溜掉了。

這是真情抑是杜撰的笑話呢？我心裏想。

自然，沒有人會回答我這心裏的問話的，然而我可以睜開眼睛，看一看

當前的事實，因為這裏也還有許多現成的例子。舉一隅而三隅反，孔老夫子就教給了我們一個好辦法。

譬如說吧，翻開日報，就可以看到許多揭發劣迹，詈罵漢奸的文字，聽起來也確乎激昂痛快，可以舒一舒八年來壓抑的冤氣，這樣的作品，我是主張愈多愈好，愈嚴密愈動人的。然而現在竟也有些不清不白的東西，寫出了清清白白的文章，痛罵起他所以為並不清白的對手來。他要在這裏湊個浴，給自己洗洗乾淨，模倣了賊喊捉賊的故事，偷偷的溜掉了。

他真的能夠溜掉麼？我又不禁這樣想。

按故事說，他是溜掉的。如果拿來當作事實，可就未必一定如意了，這就因為賊只是賊，而漢奸却是賣國的賊的緣故。

我們向來的解釋，是這樣的：穿窬入室，謂之賊；賊仁害義，謂之賊；逆亂犯上，謂之賊；至於盜竊名器，如董卓曹操，謂之國賊；媚外事敵，如

劉豫阮大鍼，謂之賣國賊，這一個賣字，就說明了巨奸大猾的一切，使他們無所逃形的。

而漢奸就屬於最末的一類。從媚外事敵出發，爲了表現自己，他們就盡情地賣——文士賣才情，武人賣地盤，官僚賣歷史，商賈賣物資，聯合起來，自然也就賣了國。賊，以偷爲獲者也，而漢奸却還得來個賣。一到了危急的時候，於是乎又來弄手段，賣口舌，這就是賊喊捉賊的一手。

秦檜是有過漂亮的自辯的，現在試一翻讀錢牧齋的投筆集，真也像是一個慷慨的志士。然而結果呢？這已經是無需乎說明的了。

九月十二日。

從奴隸到奴隸

讀了霍然先生的「西崽和女招待」，不禁起了一點小小的感慨——

考西崽之制，雖然肇自清末，但那精神，却是由來已久的。懷惑被縲，晉室南遷，北方就成了氐羌鮮卑的天下，士庶人家，爲了取悅異族，大抵就學會了蒙古話，顏氏家訓提及的齊士，就這樣說：「吾有一兒，年已十七，頗曉書疏，教其鮮卑語及彈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無不寵愛，亦要事也。」這分明是欲以西崽進身的例子。

齊士的所謂公卿，屬於蒙藏等族，在當時，正是不折不扣的洋大人。西崽精神的存在，我看這時候就已經萌了芽。遼金入宋，爲期甚短，所以引人

注目的只是政治上的漢奸；滿清統治中國，則又渣滓過久，彷彿泯除了種族之間的隔閡，使人們覺得彼此都是「自家人」，分不清誰是輿台，誰是爲外族服役的西崽了。

不過真正的西崽制度，又正是從清末開端的。那時候也寫作細崽，意思是只做一些瑣碎小事的雜役。雖然不必再來彈琵琶，然而洋話却總得能夠說幾句：Yes! Yes! 還有一副低眉順眼的菩薩相，看上去很可憐，但有時却也非常可惡的，那是洋大人轉了背，我們的西崽先生碰着本國同胞，自己忽然覺得偉大起來了的時候。

凡老上海，大抵都還記得這一副面相的。

三四年來，英美的僑民被送集中營，失去了衣食父母，西崽就大大的沒落了。不過媚外的精神却没有死。他們學會了別一種語言，混入「憲兵隊」，這並不如霍然先生所說，終於又變成了「東崽」——我以爲後者這一個名詞

是不能存在的。猶如家狗逃入荒山，倒底蛻成爲噬人的餓狼一樣，本質上已經頗爲不同了。

我們幾年來看見的只是漢奸——不是西崽。

這回的重新招考懂英語的侍者，才真是西崽制度的復活，兜來兜去，依舊得兜進低眉順眼，Yes! Yes! 的圈子裏去，這是從奴隸到奴隸的路，決不能等閒視之的！

九月十六日。

蟲鳥之志

近來，牆外的秋蟲淒厲地叫，澈夜不絕。

大概是因爲農民的兒子的緣故吧，對於蟲鳥，我終抱着親切的感覺，一聽見遠遠的叫聲，彷彿又回到母鄉，落入了童年的夢境似的，滿心快活地跳起來了。我因此常常停下筆，或者放開手裏的書，慚愧所做的工作的空虛。文字也確乎教給了我許多的，然而我要求自己更切實些。

召喚起這種感覺的是我的往昔的環境。

鳥類之中，我頗喜歡鴈鳩，俗稱郭公，文雅一點的則叫布穀。這是一種
鴿子似的野鳥，羽色灰黑，肚下微黃，看起來並不美麗的。長工們從茅棘堆

裏找到牠的窠，把布穀的幼雛帶回家來，餵以糝糠，也可以養上一陣子。穀雨一過，牠就飛去了。每逢晴天清晨，往往躲到田塍邊去鳴叫，那聲音，正如禽言裏所衍的：「割麥插禾！割麥插禾！」據說意在勸人勤於農事。自然，這不過是一種附會，然而叫聲悠徐，聽起來却是十分舒服的。

我至今沒有能夠忘記掉。

昆蟲中使人懷念的是絡緯，也就是俗名紡織娘或者繅線蟲的一種。秋晚微涼，在竹園蔓藤之間，牠就振動鳴翅，沙沙沙的響了起來，彷彿織女漏夜的機杼。二十年來，這聲音時時困擾着我，讓我從寂寞中回望過去，深願眼前的生活有能充實的日子。爲什麼我要放棄我所應做的工作？爲什麼我又離開了自己覺得親切的大地呢？

我是農民的兒子，我的母親是原野和泥土。

一種不可知的命運把我帶到都市，帶到羈雜而又陌生的人羣之中。原有

的缺點和優點陪伴着我。農民的個性開始和都市的習俗相遭遇，自然，前者是一定要被碰擊，被吞噬的。因為這是一個商業的都市。商業都市的特徵是吃、喝、嫖、賭，及時行樂，「今朝有酒今朝醉」；雖然也有人孜孜不息，然而孜孜的是爲利，賺錢的目的也無非出於享樂。

苦悶和徬徨緊壓着我。

於是我聽到布穀的鳴叫，在遙遠遙遠的所在；否則便是在鐵絲紮成的籃中，被肩在街頭叫賣。於是我又聽到絡繹的振翅，在高牆圍繞的圍圃；否則便是在細竹編成的籠中，被肩在街頭叫賣。賣，賣，貨販的叫賣掩蓋了一切，織成這都市的特徵。

如果蟲鳥有志，我想，大概終也有所懷念的吧！

十月二日。

「鏗而不舍」

讀了李健吾先生的活力，我想起「鏗而不舍」這四個字。

我的父親是莊稼人，我在鄉村裏長大，從小和泥土親近，過的是一種簡樸單純的生活。直到如今，雖然離家已久，却還或多或少地保留着農民的性格。有時候自己在心裏叮囑：洒脫一點吧！變通一點吧！然而沒有用。固執，拘謹，環境改變了我的外貌，却沒有移動內在的秉賦。

這種農民性格使我吃虧，但也使我獲益。在對事物的感應上，我常是魯鈍的，自己很明白這一點。即如以寫作爲例吧，世上真有才思磅礴，下筆千言的妙手，他們得天獨厚，帶着與生俱來的敏睿，展開紙颼颼地寫，橫鋪直

敘都成文章。這種本領我學不到。焦思苦慮，爲了一篇短文往往磨上一兩個黃昏，說來慚愧，我覺得自己笨得像隻牛一樣。

是的，人家「生龍活虎」，而我却跨着慢步，一顛一簸的走。不過獲益的也在此。因爲一顛一簸終是走着，也許旁觀者會嫌我慢，也許自己會不滿於這天生的遲鈍，鞭策之來常如可期，我不敢休息，不敢停留，朝朝暮暮，向着遠道拖動沉重的步伐。人家三天五天可以走完的，我要走上一個月兩個月，人家一個月兩個月可以走完的，我也許要走上三年五年。這自然很可笑，但可笑裏還參雜着四個大字，而這四個字却代表着向上的一面：「鏗而不舍。」

荀子裏說過，「鏗而不舍，金石可鏤」，凡事祇要肯下工夫，做起來也並不難。老虎會蹠跳，牛却像駱駝一樣，只諳踱步；然而牠們同樣是走着，同樣會走完牠們所要走的路。我這樣說，一點也沒有貶低老虎身價的意

思，我祇是想勸告具有牛的天賦的少年，千萬不要氣餒，他們需要的只有一點：「鏗而不舍。」

像我自己的經驗，「鏗而不舍」的精神可以日積月累的養成，却不容易於一時取得。每到年底，我常常立志要從次年的元旦起寫日記，做好人；可是後來一看，日記固然零零落落，好人也似乎做得並不像樣——去原來的理想非常之遠。倒是平日隨手做去，隨時養成的習慣，可以積久不變。十幾歲時我學過做詩，中國舊詩要講韻律，研平仄，對一個孩子不算容易，驟然接觸，常想知難而退。可是時間終究是一個殷勤的朋友，最後，牠帶我到了別一個境界，讓我懂得了我所要學的東西。

老虎的成就是偉美的，我們還要有「鏗而不舍」的精神，以達到牛的平實。

尾巴及其他

這是發生在納粹德國的故事——

有一次，據說希特拉先生要去參觀瘋人院了，這可急壞了該院的院長，連忙召集全體瘋人，加以種種禮節上的訓練：如何排隊伍，如何行舉手禮，如何喊口號。一件一件的教，好容易把他們教會了。等到參觀那一天，希特拉在整齊的隊伍前面檢閱着，瘋人們都舉起手，高喊希特拉萬歲，這使「元首」覺得很滿意。走到行列的盡頭，他看見一個人站在隊外，不舉手也不喊口號。希特拉心裏很奇怪，親自跑去問他所以這樣的理由。

「因為我不是瘋人！」那個乾脆回答道，「我是這兒的門房。」

這自然是文字上的諷刺，我想，希特拉未必領悟到只有瘋人才對他舉手的。然而也惟其有文字上的諷刺，這才使納粹的天下無法統一，在奴才和奴隸中間，一不小心，終於出現了第三者，讓他們把尾巴揭曉了。

怎麼辦呢？

自從盤古開闢天地以來，一直到此刻提筆作文爲止，我還沒有看見過好辦法。我鄉農民畜狗，常乘牠幼小時，先把尾巴斬掉，說是免得牠成精；與妖作怪。有尾巴的人原可以摹仿一下的，然而斬起來總有點痛，所以至今還沒有肯嘗試。最通行的方法是穿上禮服，把尾巴藏在褲子裏。爲了保證安全，一面又排斥第三者，加強對諷刺的文字的壓迫。

這是秦始皇和希特拉他們走過的路。

我想，諷刺文字的存在，不單是給第三者看，同時也要給拖有尾巴的人自己看，使他於顧盼自雄的當兒，添上個後顧之憂的。希特拉先生終於沒有

明白「和調」的是瘋人，這是因爲他終於沒有明白自己所走的是逆路；在當時的德國，可以作爲鏡子的文字實在太少了，他總以爲尾巴是藏得好好的。

聽說駱駝祥子英譯本的封面上，畫着個洋車夫，腦後拖條長長的辮子。這使許多人很奇怪，也很憤怒，因爲中國人早已不拖辮子了。我想，這或者是尾巴，却給裝錯了位置的。倘使揣測不錯，那末，這條尾巴已經橫渡太平洋，呈現在我們的美國朋友的眼前，倘不立刻斬絕，一定會更貽後患的。

二月十九日。

石器時代

有人說，中國現在又回到石器時代了。

這大概是真的，搗亂滄白堂會場的是石子，進襲新華日報館也以石子開場，這一回，在最高學府復旦大學裏，洪深教授又嘗到了石子的滋味。雖說打老師的例子不見於猿人時代，然而碎岩斷礫的應用却是一天一天的在擴展，以此排斥異己，把持政權，那效用，比起石斧和石刀來，真是毫無遜色的，我不能不佩服中國人的保守的本領。

法國考古學家毛根曾經說過：「關於中國先史時期的文化，我們一無所知。」彷彿中國就沒有這靡個石器時代似的。這其實並不然。不久，安特生

博士 (Dr John Anderson) 來華了，又不久，步達生博士 (Dr Davidson Black) 來華了，德日進神父 (Pere Teilhard de Chardin) 和桑志華神父 (Pere E. Licent) 也都努力着，他們東邊挖一陣，西邊掘一通，終於給掘出許多石槍、石刀、石針、石杵來，證明中國也有石器時代；裴文中先生還從周口店掘起了原人的頭骨，這樣，連使用石器的震旦人也有下落了，這真是一個大發現。

我於是想：那些震旦人究竟是怎樣的人物呢？可惜我於地質學茫無所知，對考古和人類的研究也十分外行，震旦人的名稱是聽見過的，却終於不知道這些骷髏是怎樣的前身。會撕書本的大漢嗎？會打老師的學生嗎？或者是什麼『佔全國人口百分之八十』的農會代表嗎？真是抱歉得很，我知道得實在太少，直頭回不出報門來。

但有一點却是確鑿的，他們曾經使用過石器——或者也有石子吧。這證

明毛根先生不免少見寡聞了。而尤其使這位考古學家不懂的，直到現在，震旦人的子孫們還在使用石子，這個國家還停留在石器時代裏。

我們的論客不就說過嗎？中國是有特殊國情的。所以別人在趕造飛機，我們却提倡風箏；別人往北極探險，我們却上峨嵋學道。卽如這次大戰結束了，有些國家在復員生產，我們是反對整軍；有些國家在撫輯流亡，安定民生，我們是編訂保甲，防老百姓造反；有些國家在撫卹軍人遺屬，我們是大開法會，超渡亡魂；有些國家在實施五年計劃，我們是集團揩油，讓接收老爺大發其財；有些國家在試驗原子彈，我們呢，我們就從嘉陵江畔拾來石子，向主張民主的人們頭上擲去。

是的，石子是擲向主張民主者的頭上。

這就可以明白有些好漢爲什麼要把時代拉回去，對石子特別發生興趣了。倘不趕快把這種企圖消滅，中國是難得前進的！

讀畫有感

在戈雅的畫裏我認識了西班牙戰爭的殘酷，同樣地，陀密埃却教我憎恨了法蘭西的統治階級；前些年，魯迅先生介紹了珂勒惠支，從她的版畫裏，我又看到德意志人民的饑餓、掙扎和反抗。自十八世紀末起的反映在畫圖裏的這些苦難的激流，一向在我心裏迴盪。這回是司徒喬先生的畫，是中國，是犧牲在戰禍與災荒下的我們自己的同胞。

我的心是沉重的。

對於畫，也像對於人生一樣，我驚異於它的複雜和多變，却不敢輕下斷語。彩色繽紛，有時候不免眩目奪神，可能使旁觀者爲之結舌的。然而看同

徒先生的畫，似乎已經改變了他早年的明麗和熱烈，由絢爛回到平淡，以樸素的筆簇描繪出世相和凡人。因此，收到他筆底的災情也是潛藏的，他沒有強烈的渲染苦難，只在淡淡的情調中，勾勒了苦難的或一面。

這大概也就是他的畫要用文字說明的緣故。

對於中國人，尤其是爲苦難磨鍊着的中國人，當圖畫和現實在聯想下接觸，這感受是痛楚的。三十年來，我們有水災，有旱災，有暴君專制所造成的貪污。官和民，地主和農人，地痞流氓和樸實的手工藝者，他們過着的是完全不同的生活，後者以嚴肅的工作，養育了前一批的荒淫與無恥。直到九年以前，戰爭起來了，生活的常規受到衝擊，然而官、地主、地痞流氓還得生活的，他們把統治的圈子縮緊，却讓災害的圈子擴大，掠取了所能掠取的一切，替勤苦的老百姓留下一點：草根和樹皮。

這是號稱「四強」之一的中國的現實。

果爾培筆底的農民和石匠，米勒的拾穗者，那些在貧苦生活中安靜地過活的靈魂，久已從這塊地面上消失了。以勞力換取生活，那是前世紀的好夢，從這一代到下一代，他們只長了鷄爪似的四肢，一個骷髏，一個膨脹的肚皮，背負着痛苦和窮乏，他們活在廣袤的中國，活在司徒喬先生的筆底。

對於這些樸實的農民我能說些什麼呢？司徒喬先生以南人而久居北方，北方多沙，他曾以畫黃土來消遣歲月，現在，這黃土已經淹沒了明秀的江南，淹沒了整個中國，連樸素的農民也在蠢動了，這不是預言。

我期待從司徒先生的筆下看到抗爭。

七月十二日。

變

看西遊記，很多人佩服孫行者，而作為被稱道的本領之一是：變。拔一把毫毛，可以變成千百隻小猢猻；翻一個筋斗，可以豎起尾巴變一枝旗桿，雖然不免被人看出破綻，但牠後來終於身登「正」果了，因為牠是護法的，「法」者，法統也，牠大概已經忘記山野的本性。我因此倒讚成鐵扇公主的火把，辟辟烈烈，燒得牠鬚眉不剩。

變，一般說來，也不是壞事情，循着歷史進化的原則，世界在變，生活在這個世界裏的人們，也總在變着的。近來看了幾篇談論各政黨的大文章，說張東蓀原先是什麼什麼，羅隆基開頭又怎樣怎樣，作者要利用一個人的先

前的不德——如果真有這不德的話，來抽去他現在的踏腳板。「你也談民主，你配嗎？」雖不必如拳師作態，二丑打諢，但細細聽來，真也使人有如聞其聲的感覺。

而且我又恐怕這終究有點近於二丑的伎倆。我們曾經有過所謂「算舊賬」，正如魯迅先生所說，是要「讓現在的在朝者，看一看他過去的言行，前後是個怎樣的不符！」（大意如此）。那是指利祿燻心，失去其本性者而言的。倘使他原有過錯，却漸向改進，隨順着大眾的要求，而作着進步的活動的，這是人性的恢復——或者根本就沒有失掉過。加以挑剔，適足以證明這執筆者的無聊。

我看現在就有這樣的事實。

孫行者善變，然而牠以變應變，究竟是一種權宜的手段，雖然花樣百出，到頭却還是「老孫」一個；即使化爲蟲豸，也決沒有以此當作終身職業

的意思。然而人類的情形可就複雜了：有些人想變隱士，有些人想變學者，記者羨慕政客，大官忽學商人，看去五光十色，凡有議論，聽來當然也稀奇古怪了，倘有人以恆情相測，他就必然是一個大傻瓜。

不過按照進化的原則，幼稚的變成老練，落後的變成進步，壞的轉好，這是我們所能容忍的變。以昨日之非，攻今日之是，這就證明這位論客的昨日之是，轉而成爲今日之非了。世界雖大，此理不爽，爲了免露破綻，我看還是把尾巴夾了起來，少作怪論的好。護法護法，阿彌陀佛！

十月十日。

「覺有情」

我不喜歡南京這城市。

大約十七年前，因為旅行，也曾經到過一次的。那時候，中山陵剛剛完工，通江邊的大道尚在修築，一切都顯得草創，由於這草創，却帶給人以一種新生的希望。也許我自己還是青年吧，在「衰草寒烟」，憶舊懷古的中間，我總覺得這城市是年輕的，在歷史的前面翻過身，正奔向於一個不同往昔的前途。時光飛馳中埋伏着我的深切的期待。然而我一直和南京隔別着，雖然不遠，却終沒有重臨的機緣。前年秋天，因為上北平料理一點私事，道出南京，這才於薄暮的煙雨中，立鼓樓前，很久很久，乃又僱車回到下關。

因爲其時的南京是屈辱的，我對這城市的期待却並不減削，在車上，曾經湊成過這樣的四句：

潮走秋江月未明，

十年二度出斯城；

何當重話前朝事，

却後山河太有情。

我的弱點大概就在這「太有情」三個字吧，「重話前朝」，無非還是十幾年前的一點期待的意思。此番重臨，勾留稍久，恍然悟到這是被感情所欺騙了，那末，就乾脆說吧：我不喜歡南京這城市。

從表面看，南京真也充滿着復興的氣象：許多房子在蓋築；許多街道在修建；許多穿制服的先生們挾着皮包匆匆來去，說明他們正在「爲黨爲國」；許多標語貼在牆頭上，對每一個過路人教訓，也對每一個過路人發誓。但我

忽然悟到：這個城市是建立在沙的上面，是浮在長江的三夾水上。我有一種說不出的惆悵的感覺。

莫愁湖隨着年代漸漸地汙沒了，秦淮河只留下一條穢水，胭脂井畔豎立了一塊「油漆全新」的石碑，大書道：古胭脂井，是當今市長的手筆。古不古，今不今，「往者已矣」，而來者却還趕不上。南京就這麼樣浮現着。

重慶多霧，這裡是灰沙，灰沙，灰沙……

再說一遍：我不喜歡南京這城市。

不過，話說回來，當我去靈谷寺途中看到四週山色，以及從玄武湖回來時遙望幕靄裏的紫金山，回顧石頭城，蒼茫獨立，又不能不戀戀於這自然環境，「劫後山河」，我大概還是「未免有情」的吧。

十一月一日。

編者告白

我把林煥平兄藝文管窺備忘交給W兄——他答應在我離職期內代發筆會的稿子——以後，便匆匆地離滬他去了。在外埠，重讀了一遍發刊出來的文章，特別是「波特萊爾不宜讚美」這一節，我喜愛煥平兄的立場，却覺得稍稍狹隘了一點。自然，我的這種感覺，是基於我們對波特萊爾的看法尚有差別，因而對可能引起的影響，也抱着不同的見解的緣故。

然而我不響，因為我記得自己是編者，最好不說話。

前天回滬，W兄給我一大捆稿子，其中就有李白鳳和司空無忌兩先生的文章，聽說朱儒兄在新民晚報夜光杯上，也曾以登載波特萊爾的譯詩爲「孤

芳自賞」，可惜我尙未見到。前兩篇，現在就發表在這里。不過司空先生的一篇只談到陳敬容先生的公開信，與本題無涉。這回我想破例說幾句，理由還是因爲我是編者，親手發下那些譯詩，又親手發下反對那些譯詩的文章，非有一個小小的告白，讀者是會莫明其妙的。

說波特萊爾的詩神祕、晦黯、迷離，誰也不能爲他辯護，然而波特萊爾的精神裏還有基本的一點，他不安於當時的現狀。用李白鳳先生的話，他「想吶喊却又爲四週的低氣壓所窒息」，但他畢竟在喊，雖然流爲獨白，幾於頹廢，又終究是沉沉死水裏的小波瀾，對於今天受巨浪衝擊，却仍逆來順受的小布爾喬亞知識份子，特別是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社會裏的，我想，波特萊爾是不算十分過時的。

幾年來，多少人無情地批判了何其芳先生的畫夢錄，說是夢囈，由我看來，即使是吧，也還不失爲一種企求向上，不滿於死沉沉的生活的夢囈。這

和抄古書的周作人，寫阿賴耶識論的廢名；以及在屠夫的刀縫裏裝着倩笑，如大學教授胡適之之類，可就截然不同的。所以何其芳先生終於走前了一步，「從這個傾向中跳出來了」。事實上，卽就畫夢錄而論，一開頭他就抱着一顆向上的心在尋路，何其芳先生是不可能老住在他自己所畫的夢裏的。請千萬不要以爲他繞了一個大圈子。以現在的成就來看，何其芳先生並沒有多走冤枉路。

林煥平兄擔心現在「仍有人要跳進去」，我覺得跳進去並不可怕，問題只在於他必須跳出來。譬如向古典作家學習，不必一定要寫古典作品一樣。讀了波特萊爾而竟不能自拔於頹廢，這是因爲他還不能瞭解波特萊爾及其所處的時代，他大概讀得不夠，正應該多給他讀讀的。倘使依舊鑽在牛角尖裏，這準是個低能兒，卽使不讀波特萊爾，也未必成爲革命文學家的。

我說這話，是在說明波特萊爾還不至於完全腐爛，而文藝寫作者的接受

影響，實際上終是有限度，有條件的。大家都知道魯迅先生受有尼采的影響。當希特拉及其徒子徒孫們大吹大擂，說尼采哲學是法西斯主義的師承時，上海就有熱心的論客，要將魯迅先生受有尼采影響的事實，加以否定，雖似天真，却也枉然了。

由此出發，我還想爲陳敬容先生說幾句話。陳先生愛好波特萊爾，受有部份的影響，彷彿有線索可尋。然而以鞭撻波特萊爾者鞭撻陳敬容，未免錯了目標。我贊成鐵馬先生的意見，却不敢苟同李白鳳先生的所謂「百分之百」走着波特萊爾的路，我們的詩人說得過火了。

作爲對時代的感應，對急遽的現狀的反映，筆會曾籲請海內文豪，惠賜雜感短文，可惜這一方面佳稿太少。文藝的路是寬廣的，生際斯世，息息相關，無論是時代的呼號或個人的申訴，筆會都願刊登。只有從屠夫的袖底探出頭來，憑藉文字，專門替自己或別人抹白鼻子的東西，請勿嘗試。

感謝林煥平李白鳳諸先生的文章，我相信這樣研討是有益的，不僅關於波特萊爾這一個問題而已。

小卒過河

論語又新出了幾本了，看樣子，也不見有出色的幽默。正如老陸稿薦未必賣細皮白肉；豎起了招牌的張鐵口，不一定算得準終身一樣。要看真正的幽默，還得向以幽默爲號召的雜誌以外去找去。

從生活裏提煉，這才是現實的材料，以近例論，我推薦胡適之博士的述懷詩：

偶有幾莖白髮，

心情微近中年，

做了過河卒子，

祇能拚命向前。

粗粗一看，是不算幽默的。但必須明白這是新文化戰士白語聖人胡適之博士的大作。自然，這頭銜稍嫌舊了一點，就在十年以前，博士已經不屑居此了，那時候，他膺主張讀經尊孔的何健將軍之請，路遠迢迢的飛到長沙，在那兒公開演講，結果是賓主大悅，得程儀五千元。十年一覺，不免往事如烟，雖然物價飛漲，但博士的身價也遠非昔比了。現在，他大概已過五十了吧，然而「白髮」而曰「偶有」，「中年」也祇「微近」，足證「徐娘半老，風韻猶存」，搔首弄姿，意在賣「俏」，倘按生活指數計算起來，那數目，實在並不很小的。

在這種場合上，我們的主角越說得正經，事實也就越是出色的幽默。

然而如他自己所稱，他畢竟是過了河的卒。小「卒」過河，義無反顧，爲了效忠主子，他祇能橫衝直撞，一往向前，再沒有後退的餘地。爲本身着

想，自然，悲涼是有點悲涼的，因為代替了「車」的地位，滿臉殺氣，要襲擊對方，自己被襲的機緣也就多起來，不能再借學術來掩蔽了。但我想，在這種場合上，我們的主角越說得悲涼，事實也就越是出色的幽默。

靜遠先生在關於廢名一文裏，記廢名教授學會了「自己催眠」，頗想到南京老虎橋邊，去「渡」他先前的恩師周作人。那末，對於這位博士上司，他其實也不該忽然的，以半老的徐娘，作闖陣之小卒，雖然自願「拚命」，却終使人有鮮血淋漓的感覺，不錯，他是過了河的，却不知道究竟是什麼河——天河還是奈河？怎樣個渡法——渡過去還是渡過來呢？

佛法無邊，以廢名教授的精研，一定能夠自渡渡人的，小子不學，謹為

偈曰：

小卒過河，橫撞直撇，

做完大使，當了主席，

「能收能放」，不生不滅，

賣盡廉恥，阿賴耶識？

一九四七年二月四日。

舉一個例

我寫過一篇告白，說明筆會的取稿標準是寬廣的，只要作者有一個向上的，不安於現狀的立場，則即使如波特萊爾的作品，也不想加以排斥，惟有粉飾現狀，爲統治階級開路，「從屠夫的袖底探出頭來，憑藉文字，專門替自己或別人抹白鼻子的東西」，這才爲筆會所不取。

這意思是明明白白的。

却不料因此碰痛了那隻拿着「刷子」的手，一把「抹」了過來，謂予不信，有耿庸的文章爲證：

真的屠夫，有袖，爲了便於操殺，大抵是捲起的居多，果然是頗爲

雄糾糾，也確兇殘的，但如果自己不是畜牲，却無須情急起來趕忙吊膽，縱然屠刀沒頭沒腦砍將下來，也還可以抵抗反攻；但如是畜牲，要吊胆也無用，它早已被細縛就緒，只待一殺，果有「從屠夫的袖底探出頭來」爲之抹白鼻子的，也只有只好被抹之途吧。縱有動物性的掙扎，這時也無效了。那點悲慘，雖或不免引致清教徒們的太息，但遠庖廚的「君子」却食指大動了。

在拜讀「縱然」，「如果」，「縱有」，「果有」，「只好」，「只有」，被攪得一塌糊塗之後，我終於悟出了一點：由於我的主張取稿寬廣，遂被擬爲不能「抵抗反攻」，成爲「刷子」底下的「畜牲」了。但誰又是「清教徒」和「遠庖廚」的「君子」呢？破口而罵，莫非真的「食指大動」了嗎？

但我要告訴厭庸之流的是：我所說的屠夫，並非牛羊作裏「真的屠夫」，

所以他所殺的不是「畜牲」，而是人；他有袖子，也許還鑲着金邊，裏面象養着一羣吧兒，「操殺」時也無需「捲起」，長拖寬曳，儘可讓耿庸之流探出頭來，看到說要「吊死叫喚黎明的散文作家」，就從旁拍手稱「快」；聽到說要拒絕「替自己或別人抹白鼻子的東西」，就又來「但是」，「其實」，嗚嗚不已。

我不信這就是文壇的「進步」的現象；我更不信登載了這樣的文章，就可以成爲一個好副刊。

然而我們的作者是聰敏的，爲了要把「不敢明目地賣身投靠」，只會叫「哎喲喲，黎明！」的靳以巴金「捉來吊死」，就挾高爾基以自重；爲了要擬人於「畜牲」，而且「只消一根麻繩，套住鼻圈，就可以牽着走」，就劫引了郭沫若胡風兩先生的文句。自然，手段是巧妙的，但要留心的是自己的背脊骨，倘使挺得直，正不必自附於高明的。

議會聯歡，引朋喝采，我們真也倦於這種「一道同風」的習氣了。但要進步，必須摒除宗派，建立真正的批評。不分敵我，逢人狂吠，即使滿嘴「進步」，也無非信口胡說。舉一個例，指別人「賣身投靠」，說什麼「套住鼻子」「牽着走」之類，一經落空，是則抹人鼻子，豈非反以自抹了嗎？

我真想替耿庸之流捏一把冷汗。

二月十六日。

「小市民趣味」

林煥平兄文藝管窺備忘的第二節，指摘了目前盛行的一些小市民趣味，例如新聞標題的採用章回小說式的對句等等，那意見，是值得重視的。一句老話：我喜愛他的立場，却仍有一點小小的補充。

新聞標題的轉成小說回目化，據我所知，是由新民報開始，從重慶帶到上海的，一開頭，人們並無貳話，反倒有點新鮮的感覺，例如文匯報「讀者的話」裏的標題，也時有非常貼切的對句。（以我和編者的關係，未免有戲台裏喝采的嫌疑，但我相信自己說的是實話。）不料轟的一聲，大家都來做對句，硬湊死拚，生吞活剝，酸氣和腐臭齊飛，這就不能不使人爲之掩鼻

了。環看近日各報，死命效顰，似乎連「媳釵俏矣兒書廢，哥罐聞焉嫂棒傷」（註）也有出場的趨勢，說是「不可助長」，那還是十分厚道的。

見於署名裏的，也有的是。因為有個蕭伯納，於是就出現了蕭叔納；因為有個邱吉爾，於是就出現了邱吉我；因為有一句「莫名其妙」的俗語，於是就諧成了莫名奇，嚴格說來，豈有所謂，無非是一點小市民的趣味在作祟而已。

我們大都出身舊社會，又和文字結了不解緣，偶而掉掉書袋，開開玩笑，雖賢者不免，只要和國計民生無關，我看是不足深責的。但一成爲風氣，却是可有可訾議了。此即魯迅先生所謂：偶而敦倫不失爲君子，日夜想着女人，這就成了淫棍的意思。倘還硬裝「進步」，指人好色，說自己淫得如何意識正確云云，那就應該趕緊把他的面具撕下來。

例如這標題和署名吧，事雖小道，倘要嚴肅而不准「感傷」，也未始不

可轉成正經的。魯迅先生就是一個時而也做對句的人，在書名上，僞自由書之後，接着來了准風月談，諷刺當時禁談國事只談風月的現實；在篇名上，他有作文祕訣和搗鬼心傳，幫閑法發隱和登龍術拾遺，拘勒了某些文人的臉譜，在題目裏就暗示以漫畫化；爲了嘲刺讀經尊孔和反對歐化的風氣，他用了一個「康白度」的筆名，這是西文 *Compiadore* 也即買辦的音譯。即使是書名篇目，乃至隨手拈來的筆名，也都有所爲而爲，充滿着戰鬥的意味，以「白眼看鷄蟲」，我們的前進青年能有這樣的功力嗎？

在高老夫子這篇小說裏，他把高爾礎這個命名送給了一位村學究，使人物的個性更特出，更近於諧畫。試問：現在有一個人在這里，無緣無故的自名爲蕭叔納，這被諷刺的，究竟是別人，還是他仁兄自己呢？

一方面咬文嚼字，一方面油腔滑調，這是小市民趣味的中心，我想，問題倒不全在於標題回目化和命名的離奇的。不是嗎？呂梁英雄傳的形式，在

某些人的手裏，就成爲「江湖百大俠」和「妹妹我愛你」了。我們似乎還應該警惕些！

（註）：此爲綠野仙蹤裏村學究詠花的詩句。

談批評

記得西洋雜誌上有幅漫畫，畫着一個周歲上下的孩子，獨自坐在書房裏，把所有的書都扔在地下，撕得粉碎了，他的母親從門外探進頭來，驚異地望着。這幅畫的標題是：他要做批評家！

我想，這大概是創作家的手筆吧。

如果說批評家會把所有的作品都撕得粉碎，那末，反過來說，這一幅畫，可也就把所有批評家的批評，給撕得粉碎了。剩下的是一個空洞的文壇，像原子彈炸過的島嶼似的：一無所有。

然而古今中外，却從來不曾出現過「一無所有」的文壇，也不見得會有

原子彈式的批評家。「把一切都撕得粉碎」，這是幻象，出於某些人的虛擬，而不存在於實際的社會。雨果的戲上演時大打出手，然而海拉尼並沒有被撕毀；清朝的章實齋給誰臭罵了一頓，直到如今，文史通義裏對於舊籍的批評，也還不失爲中肯的意見。

批評也罷，創作也罷，我看是無須惶惶的。

可是許多人終於起哄了。大概我們的創作者還太脆弱，經不起攻擊；我們的批評者又太衝動，捺不住意氣。一來一往，使文壇平添熱鬧，自然，也有人拍手稱快，也有人搖頭嘆氣，反應是並不一律的。但就問題的本身論，倘不於是非之處落筆，拉扯文字，即使往後終趨澄清，却也難免於浪費之譏了。

要是非，我們這才要批評。

自然，批評者的口誅筆伐，一定是自以爲看到了非，於是乎動手指摘

的；被批評者起而答辯，又自以爲還有是，當然也不能已於言了。各執一詞，這就成了俗語的所謂「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莊生把這句話雅化了一下，說道：「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

是非一多，就像金鈔市場一樣，有了所謂是非場所了，當然也有人想在這裏面「做生意」。然而，老輩戒懼，自愛者裹足不前，我們向來的教訓是：相應不理。乖覺的就學上面說過的西洋雜誌的樣，登幅漫畫，指批評家撕毀一切，讓他們「全軍覆沒」。

但我想，是非其實還是存在的。一件事情，取其大而略其小，是非也祇能有一個。現在之所以見得多，只因爲扯得遠，倘使集中一點，那就易於分明。看近來的文壇，雖然頗有論爭，但只要拉一邊來問問——無論是批評的或是被批評的，又無不主張該有公正的批評。

這一點，或者倒是批評的生機吧。

二月廿八日

「知識過剩」

這是魯迅先生用過的題目。

這回的檢來重用，是看了一點眼前的事實，這才恍然記起的。我當過一陣綜合刊物的編輯，寫信來指謫社會現狀的，多半是知識青年；又正當着一個文藝副刊的編輯，投稿來發抒內心苦悶的，多半是知識青年；每天翻翻報紙，諸凡徵求職業，討論婚姻，控訴家庭黑暗，陳述生活困難的，還是那些在大中學裏畢了業，有心向上，却終於到處碰壁，弄到走投無路的年輕的知識者。

這社會，到如今已成爲青年的死對頭，同時，也成爲知識的死對頭了。

幾年以來，我們頗曾喊過一陣肅清文盲，似乎也還沒有忘記致力教育，造成了一批一批的知識份子，但一面又壓迫他們，使他們不得不申訴；聞却他們，使他們不得不尋求。學校裏教的知識和技能，社會不需要。要的是另一套，可是社會上又並沒有教這另一套的學校。遂使直心人偏激，軟心人徬徨，油嘴滑舌的轉變，「畢業即失業」，在這文盲佔到百分之九十的國度裏，知識，偏偏又無處安頓，顯出了過剩的現象。

豐收成災是前幾年的事情，因生產過剩而發生經濟恐慌，也曾見於太平洋彼岸的美國；我們現在碰到的却是新的課題：知識過剩。「民主」無非口號，政治上要的只是一羣奴隸，一批打手；官僚既有資本，做生意也無須再動腦筋，招財進寶，不妨閉目合十！知識無用，蓋已十分明顯，更不必再舉例證了。

無用，這就鬧過剩。美國生產過剩的時候，雖然有許多人餓死，但資本

家還是把物資倒入海裏去，以救濟經濟的恐慌。知識過剩的後果是招致政治的恐慌。有些人嚷，有些人罵，控訴黑暗，陳述困難；使統治階級覺得棘手，難對付。真也像是一「盛世」的麻煩。作爲救治的辦法，我們先前有過一位秦始皇：焚書坑儒。正如金元王國裏資本家把物資倒入大海裏去差不多：把知識消毀。

這樣的日子似乎將要到來，而且也正在到來了。

然而，歷史是不能容納謊言的，知識的圈子擴大着，過剩的現象無法遏止，政治恐慌却日益加烈，舊的基礎動搖，在混亂與悻怖之中，我們將看到一股新的力量，一個新的社會！

後記

編完全書，本來可以不說什麼了。記得短長書序文在日報上發表的時候，曾有幾句附言，大意是說，千字左右的短文，無論戰時或者戰後寫的，包括編者告白以及有關的文章在內，都將收入另一本集子裏。這回識小錄成書，「告白」列入篇目，然而有關的文章却不見，我因此又捧出那些材料，覺得棄之可惜，索性把餘文收入後記，以供讀者把卷時的參考，對我自己，也算踐了夙諾，完却一樁雖然不大，可又終究牽掛着的心事。

這樣，我又重新提起筆桿和剪刀來。

我的文章，大抵都是有感而發，屬於即興的一類，倘不和時事連看，很

難摸着文章的中心。所以許多人都嚷說看不懂。這回重加收集，由於事過境遷，自己也懶得去做註解，對於讀者，恐怕將更顯得模糊了。但也還有可以一談的，例如關於文藝大衆化兩篇，既不見容於官府的檢查，又被擯斥於文壇的論客——認此爲反對大衆化的標本。直到今年，我才看見他們的關於這一問題的意見，竟和當年誓死反對的我的文章，採取了完全相同的結論。

「雀吃餅」和丑是對汪精衛的嘲笑，但也涉及一些別的類似的人物；略論自大之類，柏達列夫斯基和市僧主義戳穿了彼時的所謂文人的把戲，這兒倒想來個註腳：後一篇的末段，是針對文載道而說的，這時他已漸改進步的立場，在小報上發表怪論，爲了急於換錢，還登出私人的日記，記着和他太太敦倫的次數，一面還有什麼敦倫不必諱言的大道理。據我所知，凡是願把自己的良心送出去招標的，多半先從廉恥賣起，人面無恥，這才可以爲所欲爲。從文字上加以警告，正因爲在形迹上，我已無法與之接談了。曾在當時

的上海蟄居過的人，大抵都能夠體會這情形。只有錫金詩人，直到半年以後，爲詩「說教」的時候，記住魯迅風當時的舊怨，還加我以「行幫」的罪名，揮舞手杖，大大的拉扯了一通。可見宇宙之大，世事又如何其紛紜，連我們的詩人也有點摸不清頭腦了。

不過，這位執筆者是聰明的，以批評文載道爲名，主要的倒是對我的襲擊。從文字看，最爲錫金詩人所不滿的，是我的「但書」二例和頭銜一解，這兒又得來個註腳：因爲這兩篇文章，就都和他有些關涉的。「立詩社說教，自己就成爲當然的指導，」（見頭銜一解。）這是當時很有些人知道的事實，我有個年輕朋友，曾是這詩社的社員，有一次，爲了某些意見的不同，詩人的手杖幾乎指到他的鼻尖上，嚇得他不敢聲張，也從此不再出席了。至於「但書」二例裏的第一例，一方面反對別人在自由主義的刊物——

宇宙風上寫稿，而自己却又跑近頑固的營壘——中美日報，大編其詩週刊

的，也正是這位不可一世，連鼻涕口涎都會昇天的詩人。

錫金詩人的文章裏，還有這樣的一段：

在文壇上的例子，則是先造謠言，然後把「憎恨投擲過去」；嘴裏喊着江湖口訣說「請呀，請呀，」然後再哭訴叫冤，然後再把「憎恨投過去」，嘴裏又操起蘇白來說「阿是，阿是」；憎恨投完了再由心裏製造出來，再投到那心造的幻象上去。

我在頭銜一解的結末，放上一個「阿是」，又在投影集序文裏，用過一個獨占一行的「請」字，錫金詩人替我「呀」了二下，於是就成爲「請呀，請呀」，「阿是，阿是」了，爲使行文方便起見，雖然失實一點，這是值得原諒的。否則，要把「江湖口訣」和「蘇白」並舉，即使深通文理如錫金詩人者，也不免很傷腦筋，很費手腳了。

但我又自信並沒有投錯心底的「憎恨」。錫金詩人便是一個現實的存在，

更無需什麼「心造的幻象」。例如因魯迅風雜誌的關係，錫金詩人認為是我們的「行幫」的文載道，我不但在市儈主義裏提出警告，由於他的終於變節，在散文學賈和以蟲鳴秋裏，都曾加以猛烈的撻伐。這集子裏的「名士才情」與「商業競賣」，也正是對「樸園雅集」之類而發的。

直到勝利以後，看到賊喊捉賊的一幕，這才悟到自己的有些筆墨，未免過於忠厚，而且也實在是浪費了。我曾經佩服嵇康，到如今方知道還不如吳偉業，更不必說借兵的吳三桂和領路的洪承疇了。在生活上，這算是又多了一點從現實得到的教訓。

不過從現實得到的教訓，却仍舊洗不掉文字上的晦氣。爲了一篇編者告白，幾乎成了示衆的材料，誰都可以跑上來踢兩腳。首先出場，而又說得最爲英雄的是耿庸：

一個朋友的話：「今日，倘不至於向黑暗歡呼的，彷彿已很爲可喜了。」

還有並不要「彷彿」的，那澈底的精神，更加令人讚賞。但也仍有區別，譬如沈從文教授之不「當政治的花瓶」，企圖從「與現實隔離」以得到「更大的成就」吧。就在嗤之之列。這當然是不錯的。但「介紹波特萊爾的「誰也不能爲他辯護」的神祕，晦黯，迷離，却並無「稍稍狹隘」之感，其故在「波特萊爾的精神裏還有基本的一點，他不安於當時的現狀。」所以，非但在今日中國「不算是十分過時」，並且「正應該多介紹」了。還有等而下之的，「屬於進步範圍的我們的若干朋友」，「在替好萊塢作三明治僕歐」（郭沫若）。作作西崽，倒也合乎「勿與

家奴」的統治階級的美德；沖乎其淡，沾也自喜，則又有一寧苟安於亂世」的胸襟。又都有一個好藉口的，說是「想呐喊却又爲四週的高氣壓（？——耿）所窒息」，然則，爲了安全，也不惜抄沈從文教授「與現實隔離」的路子了；何況，還有好例：何其芳就曾經是如此的。那麼，又確有「更大的成就」。

但波特萊爾之終於不似何其芳，看來，還得歸罪於所謂時代錯誤吧。所謂波特萊爾「不安於當時的現狀」縱然不「流於獨白，幾於頹廢」，縱然不「神祕，晦黯，迷離」却也不過「不安於當時的現狀」而已。因之，讀了波特萊爾，「也未必成爲革命文學家的」，這大抵很爲無可如何了。

但最好對此不加批評，「……早已存在着的一種理論：現在這樣艱難又這樣貧弱，不要苛求吧，不要分散力量吧，不管即使只有一點點進

步的因素，就暫時先肯定它吧，不要批評，不要引起「反感」……」（胡風）。倘或遠非批評，偶道所感的，則膺獲「批評家」的頭銜而兼「絞刑」手了，則被目爲「自誤青春」的「洋場惡少」了，尤有頗欲令人胆寒的看似溫和，實則厲害的說法：『從屠夫的袖底探出頭來，憑藉文字，專門替自己或別人抹白鼻子的東西』。可見，並非引起反感而已的，且有恐嚇和毒罵，且先佈置了「屠夫的袖底」，推君入甕。

真的屠夫，有袖，爲了便於操殺，大抵是捲起的居多，果然是頗爲雄糾糾，也確兇殘的，但如果自己不是畜牲，却無須情急起來趕忙吊膽，縱然屠刀沒頭沒腦砍將下來，也還可以抵抗反攻；但如是畜牲，要吊膽也無用，它早已被網縛就緒，只待一殺，果有「從屠夫的袖底探出頭來」爲之抹白鼻子的，也只有只好被抹之途吧。縱有動物性的掙扎，這時也無效了。那點悲慘，雖或不免引致清教徒們的太息，但遠庖廚的

「君子」却食指大動了。

其實，所謂「從屠夫的袖底」却無非是作爲拒絕諸如對於波特萊爾者流的批評的擋牌，不，避雷針，不，反射。直白言之，凡對此作批評者，即「從屠夫袖底探出頭來」的一羣。這一計。果然也上策了，非僅拒人於萬里之外，甚且歸之操刀者列，和統治階級的紅帽子策略是同出一轍的。

鼻子抹白，可羞，還可抹却，倘加以裝飾，帶個鼻圈，雖然在某些少數民族中不能出類拔萃，畢竟確也新穎可喜，至少「終究是沉沉死水裏的小波瀾」，神祕，迷離，必也炫人耳目，不特「不算十分過時」，進而時髦了。但那實際，就不僅不必「從屠夫袖底探出頭來」的「東西」勞神爲之抹白鼻子，只消一根麻繩，套住鼻圈，就可以牽着走的。因之，「屠刀縫裏裝着倩笑」的，豈止大學教授胡適之之類，其道

實在不孤，惟有稍許不同者，則在還說「不安於」現狀而已。但這張尙未向黑暗歡呼的嘴巴，畢竟比裝飾過的鼻子遜色得多了。

最使我不解的，爲什麼我指責了那些從屠夫袖底探出頭來的獵犬，竟像揭穿了耿庸的家譜似的，立刻挺身而出，且又大動其肝火呢？所謂「直白言之，凡對此作批評者，卽『從屠夫袖底探出頭來』的一羣」，不但自承，兼以惑衆，真也不失爲一種有力的挑撥。這樣，我就在新文藝第二號上，讀到了荒野先生的一團和氣，其中關涉到我的，是這樣的一段：

我們由編者在發表適夷那篇文章前的態度看來，當前的風氣實在太嚇人了，我們要知道，編者收到適夷那篇文章時的謹慎態度，實在說，並不是好現象，因爲他在這市儈主義的氣氛里，如果發表出去了，又恐怕得罪人而破壞了團結，所以，他不得不去與人商量，甚至決定發表了以後，還來一番聲明，表面看來，這聲明好像是爲了團結，而實際仍不

免是市儈主義的驅使。老實說，一個真正的編者，在他來說，應該祇有是非，沒有面子，爲了面子而隱藏是非，那是不應該的。我敢說一句，假如那篇文章不是適夷寫的，那位編輯是否發表還很成問題，這又證明編者的發表又是爲了什麼了。這種現象還不可怕嗎？

李健吾先生的文章是我發下的，批評李健吾的文章，我也照樣發下去，我以爲這是一個編者應有的態度；這其間，我曾退過兩篇漫罵的文字，雖然筆會的取稿標準並不嚴，但也沒有準備登載「媽的派」的大作，退了回去，我以爲這還是一個編者應有的態度。「這種現象還不可怕嗎？」我的回答是：並不可怕。不料已把我們的荒野先生「嚇」昏了，他竟「敢」斷定：「假如那篇文章不是適夷寫的，那位編輯是否發表還很成問題，」又進一步，從而「證明編者的發表又是爲了什麼了。」

爲了什麼呢，「敢」問？

我現在想告訴荒野的是：倘使真要「是非」，先得問問事實，是非是存在於事實之中的。我這裡可以提供一點，當時的情形是這樣：有一天，適夷兄跑來看我，提起健吾的從劇評聽聲音，他說那篇文章的態度很不好，自己想寫篇批評，指出兩點：第一，捧場者不願得罪一個朋友，却敢於得罪千萬觀眾，這態度值得商榷；第二，如果沒有劇團摺在肩上便是說風涼話，那末，沒有政府摺在肩上的人民的言論，都應該取消了。我覺得這意見很好，便催他寫出來，交筆會發表，他說已經答應給大公報的文藝了；臨走時我重又提起，他允許另外寫一篇。過幾天，便寄來了從答辯聽聲音。我不知道是另寫的，還是原來要寫的一篇，但他說過的兩點意見，是都在內的。

荒野以爲這是適夷寫的文章，我怕得罪，不敢不發表。適夷是我的老朋友，並不是我的「老頭子」，也沒有一點霸氣，我無須裝成一副誠惶誠恐的可憐相。因此，這裡也來「敢說一句」，假如荒野的文章不是別有作用，那

就準是「嚇」得發昏了以後的昏話。

「一團和氣」之後，新文藝上又揚起一股氣：從文藝界的惡劣風氣想起，是氣也，四周重濁，中間端坐着一位善於料想的曰木先生，於是他「想起」了：

不出我所料的，許多熱心公正的人們站出了辯答和反駁，寄到那個地方，而編者是袒護，自私的都扣了起來，不予發表。其實作者一點也不接受批評，而編者却說是作者已表示接受批評者的意見，不必再討論下去，直至適夷先生出來仗義直言，他才不好意思不再發表，而仍「一團和氣」的說什麼「團結」，把「敬答」拿出來一起發表。

這種「團結」的做法，誰能否認他不是在替文藝界出醜，給新文藝發展前途予以重大的打擊。

「替文藝界出醜」，原因是「而仍『一團和氣』的說什麼『團結』」。

幸虧我還留着那一段案語的，即是荒野先生的所謂「聲明」，而我自己却稱之曰「贅言」：

贅言

· 編者 ·

健吾兄的從批評聽聲音在本刊發表以後，我收到不少辯答和反駁的文章，當時覺得劇作者既已表示接受批評者的意見，問題大致解決，可以無須再討論下去，因此未予發表。前天收到適夷兄的稿子，他那驚人的坦白使我激動，茲徵得兩位執筆人的同意，將原文和答文一併發表於此。適夷文中提出的幾個問題，實比他批評健吾的更爲重要，希望大家不要當作攻擊私人的文章來讀，那就好了。

果然「不出」「所料」：這裏面也有使「文藝界出醜」的「而仍『一團和氣』的說什麼『團結』」嗎？倘使沒有，這便是無恥的捏造。我看這位曰

木先生的伎倆，僅止於此而已。我沒有說過團結，然而團結是重要的。以人體爲例，使每一個細胞都組合起來，活動起來，這才是偉大的力量的泉源；只有團結了一批膿包——連別人的文章都不讀，却憑「料想」來執筆扯淡，這才近於浪費，不免要「替文藝界出醜」了。

同期的新文藝上，還有略說「不安」，是耿庸君的大作，註明要兼致我的。什麼「矯風凜凜，小氣騰騰」，文字的程度略等於初中的學生，而內容呢，却是說不清又寫不出的糾纏。我看他本來無話可說，主要的倒是一條尾巴，爲了成人之美，我就把它割下來掛在這里吧：

附 記

爲了抗擊居然蔚然成風的一些作品里的墜落傾向，曾寫了兩篇小雜文，招來了巴金先生及唐弢之流的不着邊際的謾罵。曾都寫了答覆的文

章的，但大公報的「文藝」和文匯報的「筆會」都終未予以刊登。對於前者，套用巴金生先的口吻，應該向「文藝」的編者「道賀」愛好胡罵的「自由」；對於後者，唐弢君就是編者，早就該懂得此公並無發表我那小文章的氣度和勇敢的，太估高他了。

還聽說，有精神頗不康健的先生說，我寫的雜文是受胡風先生指使的。唐弢君的「舉一個例」文內也說什麼「讌會聯歡，引朋喝采」。我懷疑他們自己的奴性和擺擂台的作風。我說的話，就只是我要說的。

還有，幾天來頗有擬我爲「瞎子」的了，莫非以爲我「不識」他們的泰山的巴金唐弢之流嗎？我羨慕他們的亮眼！

三月八日晚虹口。

現在我要回溯過去了。在這之前，當我的舉一個例登出兩星期以後，我會收到過一封來信，裏面還附着文章，那是耿庸君寄來的，要我發表。信裏

的措詞很謙卑，很可憐；文章的態度却又很專橫，很無賴。兩兩相較，我不禁失聲而笑。心裏想，倘使只把文章發表，在整個案件上，實在是一個很大的損失，不如把信和文章一齊登出去。一個朋友勸阻了我，理由還是耿庸說的，因為我是「編者」。

「留着將來收到集子裏去吧，」我的朋友說，「否則，人家會說你是利用編者的地位，欺負了他。」

我就這樣的把兩件寶貝收藏起來了。

忽忽半年，我算是有了一洗「並無發表那篇小文章的氣度和勇敢」的機會了。我要公佈的是事實，不是要他「估高」我。「爲混蛋所稱讚，不如戰死在他手裏！」這是契訶夫的名言，戰死嗎？太「估高」了，我是連這個也「不屑」！

看吧，首先是信：

唐弢先生：尊作「舉一個例」經已拜讀再四，倘能以我所「攻擊」（實則豈敢）的「不安於現狀」而又以「想吶喊却又爲四週的高氣壓所窒息」爲藉口，這一點加以反擊，當更令人欽佩。先生未曾如此，片面抓住一點以立論，頗難使人「臣服」。附上短文，是我的答辯，發表與否，操諸先生，今日「文壇」，我無說話之地的自信（曾有答覆巴金先生的一篇短文便無法發表）。我不過是個習作者，先生「舉一個例」文內所謂「讌會聯歡，引朋喝彩」，乃至提出「宗派」一語，不知何所指？真有這種事，雖然不自量力，我也要反對的。

去年十一月間在「筆會」發表的「拆散的日記」一文，不知已發出稿費否？便中乞示。（十二月間我一度離去上海，故不知有否通知招領）

專瀆，卽頌

耿庸敬上二月十九日午後

其次是文章：

偉大的撲空

· 耿庸 ·

——「舉一個例」

由於時代生活的艱困，生在今日而都方向於民主的，目標同一了，態度却還有所不同，大別之，其一在積極地戰鬥，爲了民主政治的實現；又其一，諸如唐弢之流巴金先生之流，雖然自謂「不安於現狀」，但「想吶喊却又爲四週的高氣壓（……耿）所窒息」，即使「畢竟在喊」了，「喊」出來的却原來是波特萊爾的神祕，黯澹，迷離；又或看到「血痰」，便驚喜交集，彷彿這業已是置身鮮血淋漓的現實並英勇戰

門過來了似的。「憑藉文字」，於是一面感其傷，頹其廢，哎其啾啾，一面又確也懂其憬，陶其醉，叫其黎明，頗欲令人感動了。關乎此，特再「自附於高明」一下，「挾」來下面的話：

……文匯報也曾以連續五天的篇幅發表了「沈從文批判」的文章，可是，再看看，就在文匯報的兩個副刊——「筆會」和「浮世繪」，不就典型地在實踐着「老京派」加「超級海派」的「沈從文傾向」麼？（「自由世界」三卷九期，湘：「滑稽而可悲」）

誠然，事實是如此滑稽而可悲了，但唐弢之流，還有「手段是巧妙的」的說法，曰：「不分敵我，逢人狂吠，即使滿嘴『進步』，也無非信口胡說」。然則唐弢之流是不「吠」的「進步」者了，於焉又「更不信登載了這

樣的文章，就可以成爲一個好副刊」，言外之意，大抵是登載唐弢之流的文章才是「好副刊」，其風威甚，只是，威風一翻之餘，終於「吠」了，聲音却並不曾掩過沈從文傾向的實際，躊躇滿志，無非愈是證明其滑稽而可悲。看來，「從屠夫的袖底探出頭來，憑藉文字，專門替自己或別人抹白鼻子的東西」，這下是越發「專門」了：只在抹白自己的鼻子，蓋「一經落空，是則抹人鼻子，豈非反以自抹了嗎？」也。但那「東西」，雖然真的並非畜牲，但確是唐弢之流自身的了。

但還「真想替耿庸之流捏一把冷汗」。情盛情盛。惟唯恐唐弢之流來不及爲自己們捏不僅一把之冷汗而已耳。——奮不顧身，則頗英雄。

還有同等英雄的，諸如巴金先生之流，遇有指譎新感傷主義的散文作家，便偷天換日，硬說別人是「吊死叫喚黎明的散文作家」，既以聚衆，又以自豪，撒起潑來，要死要活地「靜候着莫名奇先生耿庸先生

之流來處我以絞刑」了。殉道有志，可喜可嘉，但出之於矯，也就「靜」不起來，唯獨身姿是頗爲英雄了；却無奈，這身姿也並不曾遮住「哎喲喲，黎明」所概括的巴金先生之流的作品實質。

避實就虛，縱然出擊勇猛，不過是偉大的撲空。那鼻子的顏色，唐駉之流已自告「白」，無待贅言。但却還要「劫引」胡風先生的「文句」（一），如下：

如果文藝對於實際的社會鬥爭已經無能爲力，也就是說，現實的政治情勢已經走到了使真實的文藝作品絕對不能送給讀者，那也許應該這樣（指「即使只有一點點進步的因素，就暫時先肯定它吧，不要批評……」——耿）的吧，要不然，文藝就得是社會鬥爭的一翼，就得爭取到最大的力量來充實這一翼底陣地。……把……不合於人民願望

的病態的東西揭露出來，從這里求得進一步的突破。我們要肯定即使只有一點點進步的因素，但只能恰如其份地肯定它，更不能用於對於有害因素的默認作為交換條件。如果那看似進步的因素實際上不過是有害因素的外衣，那就更不能夠馬虎了事。……（「在上海」）

倘有並不以說說「不安於現狀」或所謂「終究是沉沉死水里的小波瀾」聊作自慰的，這里就還有有待突破的波特萊爾之類的有毒因素的外壳。唐弢之流的「背脊骨，倘使挺得直」，也還有待其能否自己「摒除宗派」，揭露病態以為斷。

替唐弢之流「捏一把冷汗」，則還不屑。

——二月十九日。

一聽見我提起宗派，便覺得心驚肉跳，坐立不安，這是非常有趣的。在

附記裏，耿庸又疑神疑鬼，自己唬嚇着自己，至於弄到魂不附體的地步，倘說天下真有「精神頗不康健的先生」在，這還不是一個標準的模特兒嗎？

我的任務僅在於把事實公佈，至於是非，那是存在於事實之中的。耿庸之流自己就畫供得很明白，已毋須我來詞費了。時光迅速，半年來的現實變得更加殘酷，「滑稽而可悲」的報紙被迫停刊，正經而可喜的言論却並未出世。空心大老倌人人做得，「爲了民主政治的實現」，現在是要看我們的鬥士耿庸在如何的「積極地戰鬥」了。

一九四七年十月十五日記。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識小錄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十二月初版)

著者 唐 弢

發行所 上海出版公司

上海南京西路三三四號

定價 國幣 元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8 9301B

2613



司公版出海上